

特下成事相三字不沒其節也

吳王之保東越即武宗時滾豪之返南昌耳

謂以戈刺殺之

以下次七國之亡處甚明如掌

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一歿事相弟張羽為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

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歿。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縱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弃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

叙戰陣中間卷
絕似左氏語句
語却自是漢人
辭命 文繁

乃袒跣席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顏當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蒞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

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歿。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歿。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晉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

反兵正月起三
月，趙乃爲此全
計，謬亂名軍。

此替總叙總斷
與別傳不同
文格

贊有惜錯意又
有快益意會益

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爲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爲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歛。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亾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史記鈔卷之七十二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榮陽作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二篇俱以得賓客相傾一節為精神世系詳竇太后外戚世家事故畧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

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

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

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

此傳分合體
文恪
通篇事俱從此
喜賓客三字生
文潔

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暗伏後案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袁盎。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

著下魏其侯字
便躍然見一時
人情如但云爭
婦之則淡少味
文潔

兩宮太后景
帝也
怒也
怒必整人

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門下客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

沾沾自喜四字切中魏其病

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持重者見為相當持重也

侍酒一向專伏魏其所以輕武安而相起黨領袖

樂孟孔甲所傳二十六篇雜書家與儒墨名法

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劉舍也桃侯免相竇太后

數言魏其侯猶惜也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

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

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音墳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

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

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大中大夫

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日

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

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為武安侯勝為

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

家居者賢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

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

賢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

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

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

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

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

列傳

卷七十二

魏其武安侯

三

謂除關門之稅也吉函服皆法於禮

魏其之禍益重

惡方格言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暗伏後諸外家毀日至矣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亦賓客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

毀奪其政也

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賢甚又以爲諸侯

賓客一盛一衰

短少醜惡也

以下專墓馬跡
之驕與魏其相
傾處

除者除去舊
官就新官也

曲旃簡也

魏其失太后二
句反應前武安
雖不任職二句
諸客稍稍句反
應前天下吏士
愈附武安句極
力袒出何等針
線

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
賓客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
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
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
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
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
王后兄王信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
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
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

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
客稍稍自引。而怠傲。惟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
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
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
何是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
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
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歿吳軍中。軍法。父子
俱從軍。有歿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

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亾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亾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

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

已作已謂已許然諾必使副前言也

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

飛根賓客也
棄之者不與
交通也謂兩
人相倚事如
合絕共相依
引也
模寫兩人相結
而相處悲憤
嗚咽然交至此
即禍根矣

曰引重曰如父
子又曰相得曰
驩甚曰無歡曰
恨晚唯恐形容
不至文潔

兩人成象處極
力描寫

宜往謂丞相
必往魏其第
也

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
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
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
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
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
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
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
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
孺有服。期功之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

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
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
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
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
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
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
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
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
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

此卒飲極驩所
謂嘻笑之怒甚
裂背者也嬰與
夫尚不悟哉
用均

語勢好最得其
真文案

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
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
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
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賢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
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
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
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
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
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

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
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准
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
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
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
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
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
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
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賢人

強也

灌嬰孫名賢

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兒女咕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

咕囁附耳小語聲
李為東宮程為西宮
可見當時亦重李廣

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弃市罪。魏其侯大愧，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亾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

不飲獨生
竊出謂恐夫入後諫止也

列傳

卷七十二

魏其武安侯

九

為後同罪張本
允寧

魏其到此還是
差

時魏其發武安
受淮南金錢事
為第一策

此正所謂持兩
端者用均

也字大有力見
得為是無疑也
文繁

朝論具見

轅下駒謂進
退皆不定也

朝廷辯之。魏其至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
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
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
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
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
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諷。
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
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
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歿

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
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
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
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
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
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
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
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
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

列傳

卷七十二

魏其武安侯

十

藉藉也謂
帝不如石人
得長存也

石建所分別大
畧右武安者
石建素謹厚而
肯分別兩人事
故載之用均
何不自謙遜
為可喜之事
此公孫丞相所
以中汲黯者也
用均

武安固大為藉
藉國所玩弄

此時賓客安在
即文恪
以文簿一一責
之

主詔獄也
此必大行時皇
急不及諫之尚
書而後下耳武
安輒以此按論
悲夫

以家臣印封
遺詔

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卒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

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武安執政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弃市。五

列傳

卷七十二

魏其武安侯

十一

自古權臣以危禍中傷人必以蜚語

此必當時人不廢二人之歿故為流言云武安以私怨殺二人朝野所不平者二人卒為厲鬼事未必真以此為天下後世擅權作威者之戒也

復載遺金事所以實灌夫所持武安陰事者首尾只是三人構隙一卷案耳太史公小論言質而情慘可為實錄

造語亦不甚佳只以意鼓舞使自有致

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志病。病。不食。欲歿。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歿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弃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歿。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

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譽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魏其灌夫皆聚賓客以樹黨。武安亦折節天下士。三人徒以賓客相傾。而卒無賴於賓客。豈所

列傳

卷七十二

魏其武安侯

十三

寶者之非賢歟太史公三傳聯合微旨見矣

季默

魏其侯言丞相短不及淮南事何耶豈魏其終
長者不忍出此君子所以困於小人也熙甫



史記鈔卷之七十三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此直叙格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

勢頗匆匆正是
忙中語文繁

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伏後案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有大體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

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力亞及誇也即欲以侘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縣名蒙獄吏田甲

列傳

卷七十三

韓長孺

二

治作持謂不足與搃持之

辱安國。安國曰：「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亾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爲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牟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

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人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

高帝不聞有此言安國直以意言之耳季默

語悖謬然能動
人固佳 文索

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其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

安國昭田蚡
生之玷 克之

漢太尉。親賢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

魯之縞尤薄

不許和親則戰
既和則宜守約
聶翁壹一違錄
夫其謀不足用
王恢喜功之士
并為首難自不
信于單于然則
匈奴屢背約誰
咎之哉 九章

安有三十餘萬
作伏兵者謀亦
拙矣 會孟

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疆。自上古不屬為
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且疆
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
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
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
雁門馬邑豪聶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
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間。亾入匈
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
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

詐斬丞罪囚。懸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
馬邑長吏已歿。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
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
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
賀為輕車將軍。太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
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
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
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單于入漢長
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

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

廷尉當者言
廷尉擬議當
如是也

言而受金見太
后蚡之寵賂童
章也太史公不
載之蚡傳而載
之安國傳即于
張湯傳見弘羊
之意以揀
王恢不擊輜重
是量敵保軍可
以情有然令朝
廷背約開邊隙
則為罪也允寧

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視取辱耳。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當也。逗撓當斬。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嘗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昔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

列傳

卷七十三

韓長孺

六

數句德安國良

是貪人也而能舉
廉蓋依之以名
相高耳

為天子導引
而墮車跛足

天子欲相一人
而不可得信乎
命道思

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漢書作至他元邳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天子議置丞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轅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出上谷，破胡龍城，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

安國不及相而卒，以東也。右北平終命也。道意中事宛然，使人嘆息。文繁又幸，又壯書法，大奇，文格。

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雁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雁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賢。安國既疏遠，默

列傳

卷七十三

韓長孺

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亾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嘔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長孺傳乃論壺遂亦變格。文繁。此本惜長孺之不得相。却以長孺之所舉。而亦不得相者。以為憐有味。致其言之也。以律。

觀太史公贊安國言梁多長者則索隱無忠厚之言不合矣古書有意本分明而反因註晦者是也。用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卷之七十四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於漢為最名將而卒無功故太史公極力摹寫淋漓悲咽可渾

當看呼應穿插是首尾文字鹿德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遂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

文帝既惜廣不逢時矣及末年匈奴入寇遣亞夫等以備胡中稱其選用材勇而獨不及廣知而不用何取于知耶季默

以私授梁印故不以賞也公孫昆邪為國恤射過于文帝用脩

廣惟素知三人中必射雕者然後見前日合戰為有血脉此上又有以力戰為名其意與日合戰同季默

從百騎往馳三人不見廣勇所以載百騎者與下匈奴數千騎相應耳用均

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亾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

伏後數奇不遇

名匈奴大人上郡天子使中賢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詳寫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賢人殺其騎且盡中賢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亾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

列傳

卷七十四

李將軍

二

精神正在重前
一字用脩

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奇甚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千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

並述二人五遍
較量于遍神采
溢如文潔

以銅作鑊器
受一斗晝炊
飯食夜擊持
行名曰刁斗
鑊即鈴也

載程不識言又
載匈奴畏士卒
樂必如此然後
義倫而筆端款
舞用均

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洗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

及傳

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數奇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

孫灌嬰之孫
名孫

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

列傳

卷七十四

李將軍

四

廣不能忘一尉
之小憾乃知功
名不成非特降
也亦淺中少大
度耳其不侯國
宜然太史公歷
歷談漢世忠志
亦重惜其才也
用均
以下叙廣善射
及其行遊有生
色凡六件

五叙射而以廣
訥寬愛錯陳其
中其法意有在
無意之謂然亦

頗錯徐有趣味
若後人則直為
兩頭叙矣文潔

射戲求疏密
持酒以飲不
豚竟謂終竟
廣身至或以
為恆也

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
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
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
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
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
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
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
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
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

廣為人長。後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
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
陳。射濶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歿。廣之將兵。乏絕
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
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
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
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
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
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

列傳

卷七十四

李將軍

五

大黃弩各角
弩色黃而體
大也

中皆虜率。以功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
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
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
圍廣。廣將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
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
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
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
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
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

謂軍功封賞
之科
以九品而論
在下之中當
第八
模寫數奇處

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
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
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
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
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
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
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
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
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

列傳 卷七十四 李將軍

謂不在人後
太史公極意言
李將軍不幸故
引弟蔡首末統
律至列侯三公
正是恨處又取
望氣者倚廣胸
懷口語如慨而
歎發之可傷處
正在而字然字
耳且固命也能
使墮淚會孟

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寸尺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

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歿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誠。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

全廣如其文
驟急引兵東
徙道也

謂無人引導
軍故失道也

按三下大將軍
使長史見大將
軍有故責李廣
意

士大夫一軍皆
哭百姓皆垂涕
廣之結人心於
此可見非子長
華力安能于勝
敗之外乃出古
今名將之上如
是哉李廣

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
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
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
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
道。軍亾導。或失道。後大將軍與單于接戰。
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
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
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
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

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
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
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
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
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
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
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
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
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

列傳

卷七十四

李將軍

八

塢地神道之
地也

先廣歿。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歿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歿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墾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歿。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

南人之不習乎
北固也。而漢獨
丹陽五千人。教
射酒泉。後幸以
橫馳強胡。何哉

在并州張掖
縣西南二百
里一名白山

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

太史公以陵被禍至陵多如用此正亦得禮

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以喻廣雖不能道辭能有所感而忠信信物故也

人兵矢既盡士死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人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耻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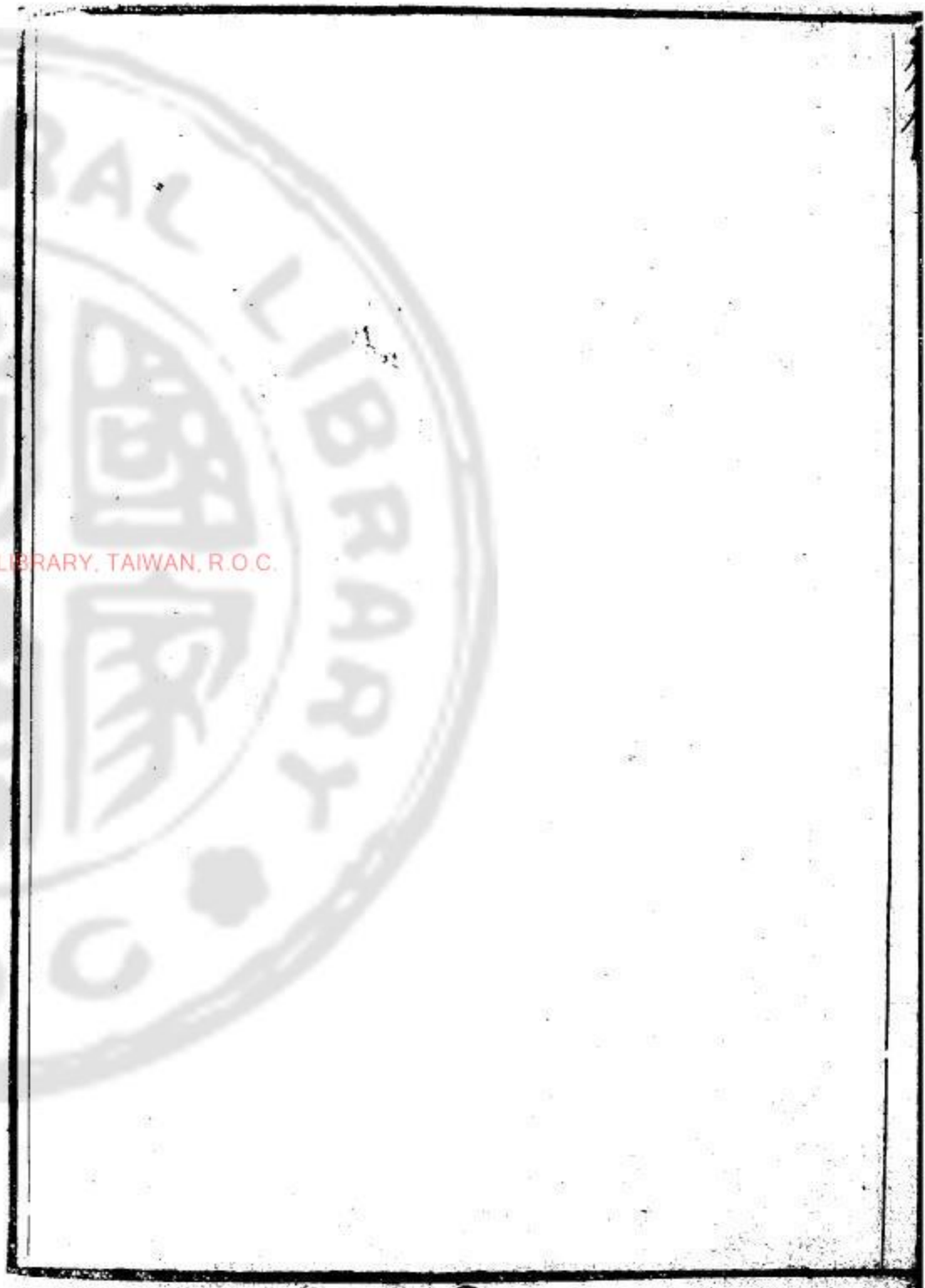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論大也

此傳綜叙其事實以著其才畧意氣之所以然又旁及其軍吏士卒之得志以致其時世不卒之意讀之使人感憤用脩廣之才盡出一時之上廣之功盡出一時之下或者謂其有恨而廣亦自恨其殺降然則豈直不封陵之赤族亦宜矣李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卷之七十五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疆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太史公傳匈奴其次匈奴之俗尚及其強弱以世處如畫其下次漢與匈奴戰功處尚草草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羸。馱。騃。騊。駼。驪。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

連用五其字起
而以其天性也
一向斷之句法
長短齊法意是
是次史公善精
神處

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
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
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
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
鉞。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
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
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賢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
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
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

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亶。走岐下。
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
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維
邑。復居于豐鄩。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
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季。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
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
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
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隳穰。而居

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鄩而東徙維音維。當是之昔。秦襄公代伐至岐。始列爲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音汎。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

匈奴破中國而因以立天子此亦古來所少也

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陸渾之戎。東至于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音維。當是之時。秦晉爲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圍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音余。西戎八國服于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獯之戎。

今朔州即林胡雁門即樓煩今柔石山后之戎即鮮卑東胡地

賴今之西南夷

據將詩春秋事不無踈略然頗有隱括法

戎而築城郭以自守譬則虎豹而檻矣鮮得志者

陰山及高關并在燕北晉東今宣大之界是也

觀此則長城不始於秦皇矣用脩

列傳

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胸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季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

晉鈞山名

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肯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關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

列傳

卷七十五

匈奴

四

勝州連谷縣
本秦九原郡
漢武帝更名
五原

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
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
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
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
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漸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
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
時。東胡疆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
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
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

難胡人其兵謀
在漢將之上

名寧
鏑箭也。矢鏑
飛則鳴

亦冒頓治兵之
畧

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
所愛闕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
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
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
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
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
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
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
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

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疆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皆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

境上斥堠之室爲甌脫也

兵法曰守如處女。距若脫兔。

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弃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

此段結上起下一篇之關鍵也
文恪

至此總約數語是田顧收戰大手筆也 應德

以下幾次匈奴官制什伍之詳併祠會法律占候喪葬賞罰之屬

古字例以直為值直者當也 氏本西南夷種也

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皆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

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

以下俱冒頓軍
伍中所行科條
而其胡俗大略
如是

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對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籠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其灑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臯小者。輒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擲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

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晉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鬲。昆薪犁之國。於是匈奴賚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爲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于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

東西南北各一
色直與篇首奇
畜相應以棟

赤黃曰驛

堪畫為圖然中
何無黃馬文紫

漢與匈奴和親
始此

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
頓詐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
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
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
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
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驢馬。北方盡烏驪
馬。南方盡驛馬。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
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
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

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
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
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
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
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
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
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
塞。是時匈奴以漢將歟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
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

河南即今河
套是也

為單于闕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縮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嘗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

匈奴與漢相吞
二書甚好

匈奴此書氣強
而詞大變夷亦
有人哉 用約
發使送單于使
發以書報漢天
子者不來言拘
留也漢使不至
言不見答也
允寧

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

觀匈奴述西代
之威是欲以畏
漢若曰北州悉
下惟容漢耳

單于自稱得天
福佑人馬又強
欲以威漢天子

本匈奴所言最
好

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
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
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
成其長老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
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
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
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
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
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

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
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
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
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
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
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
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
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
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

一指其罪一實
其御怨處

比余辨髮之
飾也以金為
之

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
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
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
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
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
頃之冒頓歿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
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
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疆使
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

此意頗難見微
說莫能點破
文索

說為胡謀誠忠
于漢負多矣

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
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
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
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艸棘
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
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
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物漢遺單于書牘
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
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

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中行說諒許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

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艸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諄，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

非徒以冠喉中
國無比禮義于
冠細味自見
文潔

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
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
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
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
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
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
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
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
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

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
軍。甯侯魏遯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
軍。東陽侯張敖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前將軍。
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
塞。卽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
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
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
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
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

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薄也濞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闕然夏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

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蚤降。故詔吏遺單于。秣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

只漢過不先四
字見得負約常
在單于會盟

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亾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歿。子軍臣立爲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而去。

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

許蘭犯禁私出物也

漢武與匈奴第一合無功

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音○于○許蘭出物。與匈奴交。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皆雁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

此後不復和親而匈奴數犯邊漢款出塞矣以休

自古制邊漢假關市為餌

第二合得少失多

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敖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

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雁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亾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皆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晉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

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晉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弃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歿。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亾。降漢。漢封於單爲涉安侯。數月而歿。伊稚斜單于旣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

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

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晉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

自次者尊重
次於單于

此信之為漢也
或其詐漢之詞
尤寧

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晉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晉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亾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歿。贖為庶

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

不知今可倣行否

河南今河套也
 蒙恬出逐得此
 後失之今復奪
 獲以棟

追胡至闐顏山
趙信城漢威壯
矣 庶德

即前合與大將
軍各道故各有
戰功

太史公叙大將
軍追胡至闐顏
山而還逐虜臨
瀚海而還而提
結之口是後匈
奴遠遁燕南無
王庭兩段一束
得闐顏之地
李牧

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

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爲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住，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

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歿。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歿。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

凡兩遣將出絕塞。俱不見匈奴一人。漢感極矣。應德。

第十合無功。

禮單言好四字。應德有景。

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卽

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艸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而西

使楊信以下叙當日之盛與所以斷匈奴之辭者正在三又字而匈奴終不敢言與前終不敢冠漢邊相當皆極馳騁

至酒泉郡。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歿。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

子爲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賚人。其儒先先生也以爲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歿。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

結一段本意而情態畢見 文格

直數千金。曰。此漢賚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歿。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歿。子烏師廬立爲單于。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

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音千杆將軍音教數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

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晉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護。維王爲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

王响犁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至廬响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人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歿。响犁

光祿塞音御

即榆林塞

湖單于立。一歲歿。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漢旣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管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旣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亾歸漢。其明年。漢

第十二合失少
得多

漢為甘言所誤
致厚賂以益其
驕不知前充國
既以厚賂留矣
波所畏在強大
厚賂烏足以結
之師也
書法於陵有意
文格

第十三合沒虜

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
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
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音杆數出
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毋所得。又使騎都尉
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
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
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
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
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

第十四合降虜

李廣利為漢擊
胡數立大功有
罪猶當議貸今
降匈奴漢之咎
也允寧

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
軍數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
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
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
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得來
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數與左賢
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
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
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引此二句意甚深遠用均

將率指樊噲衛霍等也

太史公甚不滿武帝窮兵匈奴事而不敢深論特托言擇將相其旨微矣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衰。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與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卷之七十六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

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兩將軍為一傳太史公用意摹寫處其傳大將軍也所當戰功益封由姊子夫為皇后及姊子去病之後大將軍而為驃騎也驃騎將畧殊無可指點處特以子夫姊子遂從大將軍勦戰而有成功並附公孫賀篇末尤可印證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媪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為衛

是太史公目擊事寫出甚有風神然亦非史公甚得意作

文繁



人奴之為一
句生得母言
罵即足矣為
一。句生請如
生乃與會等
為伍之生同
謂人方奴我
平生得無答
罵已足矣

詳次非辜之禍
已而非望之福
可憐可涕悲幸
並至

慕猶劫奪也
掌陳子魯孫
以通少兒貴
以慕取青亦
貴

以上俱詳青之
所以得通籍於
后宮

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媪。媪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入至耳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賢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母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王。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

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賢，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賢掌、公孫敖，由此益賢。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七

即衛太子據
太史公一篇語
脈乃画工施粉
黛處九衛子夫
得幸上輒與衛
青寵任處相串
而進

青戰功不世矣

校尉每冠以青
有溪思

諸詔俱爾雅有
文 文索

伏于隱處聽軍
虛實訊問也醜
衆也言執其主
口問之知虛處
獲其衆類

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
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
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雁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
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
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
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
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
以河南地爲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
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

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
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
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
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
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
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
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
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
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

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略雁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

立大將軍之
號令而歸也

三用青子字此
古人通實處
敬勉
此者大將軍得
力甚多

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

刊專

卷七十六 衛將軍

此四人功不同故各叙

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保中。未
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
勸士力戰之意也。仇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
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
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
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
軍出竄。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以
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額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
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窳侯。輕車將軍李

音匹孝反

書三從再從及
從俱係大將軍
亦歸功青也
以棟

李朔等三人
李沮等三人
功俱同故俱
各叙

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
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
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
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
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
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
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
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
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疆

趙信降胡

正軍正也
闕名也

大將軍不斬
蘓建

周亞夫不聽天子詔文帝以為真將軍衛青以蘓建歸天子自裁折何異也令出不可貳罪疑不敢專夫固各有當也 國賢

姊即少兒也
去病父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年十八從軍

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亾其軍。獨以身得亾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弃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

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與輕

列傳

卷七十六

衛將軍

六

此以下入去病
絕無痕迹蓋抄
手也 名寧

亡失少而殺
獲多曰過當

細玩及相國當
戶句法疑相國
即產當戶即羅
姑比 文索

插入王夫人一
段所以綿續衛

子夫后宮之寵
也

此等皆夫史公
着色慶
二功並封亦以
漢大軍故也
南均

勇騎八百。直奔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
於是天子曰。幼疾視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
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
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
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
以千二百戶封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亾
翁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
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
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

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
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
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
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為東
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
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
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
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
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崑音庚山名。討遼漠。涉狐奴水名。

列傳 卷七十六 衛將軍

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懼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

謂破匈奴之師十減其七
從驃騎再從驃騎至封從驃騎歸功去病也
以棟

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音支攻祁連山。得會涂王。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闕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戶。特○思○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濮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

太史公一篇精神注此

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親貴。

太史公歷叙諸將則右李廣而貶青並言則右青而貶去病反覆其文自見用均

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亾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亾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

渾邪王率眾降漢

仍與之勞似
若云分功與
之也

分徙降者良是
文格

今年渾邪王降
衆數萬而明年
即系以匈奴殺
略數千人

言轉軍之士
及步兵接後
又數十萬人

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潔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爲下摩侯。鷹庇爲輝渠侯。禽梨爲河綦侯。大當戶銅離爲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驛。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旣永綏。

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

青與去病兩將
軍同出塞擊胡
而去病有功益
封諸吏卒皆侯
青獨無時有利
不利哉九帝

自日且入至二
百餘里寫得如
畫唐詩胡沙獵
獵吹人面漢虜

相逢不相見又
月黑雁飛高單
于夜遁逃皆用
此事用脩

係擊相牽也
大當大畧相
當遲者待也
待天將明而
猶黑也

衛青此戰極為
奇絕以不得並
驃騎並封故太
史儘力描寫令
人讀之凜有
生色

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
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軍主爵
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
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
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
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
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
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
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

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
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
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
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
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
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
頗捕斬首虜萬餘級威武之極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
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
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

太史公無限悲憤處

一句剪其略詳見詔中

謂所降士有材力者

統言深入有功也

與卓同遠也

是役大司馬逐出單于斬首虜萬餘而不益封故前倫著大將軍戰獲狀而于驃騎則但云捕

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

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

單于近臣

王號

各號

度也

獲章渠。以誅比車者。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

山名

水名

胡王號

皆匈奴號

離侯。濟弓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

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

海。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

取食於敵。連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

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

與城。不失期。從至橐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

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從

斬多而已不著
其後以此亦顯
微而闡幽也
用均

每軍中有李廣
則大將軍不益
封教奇固累人
乎據馬教則師
咸蓋幾十八矣
非特十三也
文索

萬中頗不慚去
病稍嘆息青
文索
質重少言即
周仁陰重不
泄其行是也

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爲義陽侯。故歸
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卽軒。皆從驃騎將軍
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爲壯侯。以千八百戶
封伊卽軒爲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
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爲關內
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爲爵大庶長。軍吏卒爲官
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
者。兩軍之出塞。塞閔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
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

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
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賢。
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
安不肖。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
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
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
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賢不
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齋數十乘。旣還。重車
餘弃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

穿地為營城
蹋鞠戲具也

太史公所不滿
驃騎處種，可
見古人之大將
能成功者多幸
而會

去病卒天子旌
功制謚如此諸
將軍不感哉

九軍

愛幸二句尤見
武帝憐；去病
之餘意以棟

自古陰符將家
無子 文恪

叙衰遲零落亦
有情致考漢時
諸事若故為史
公作文張本者
每事湊合 文潔

太史公無限深
情

到庶得貴戚力
文潔

左右字無當宋
本作左方似是
文潔

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
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
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
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
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柎侯。子嬪代侯。嬪少。字
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
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歿後。大將軍
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
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

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謚為烈侯。子
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
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
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
得尚平陽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大將軍青凡七出
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
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
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

以下附諸將小傳刪之

世將之後多衰

謂不為賢士

大夫所稱譽

自古君之忌臣

如此

載續建之語而結之曰其為將

如此者其善能

功名也用脩

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

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按太史公叙校尉李翔云。與以千三百戶封。則省其辭曰校尉某其某。以千三百戶封。為某。其則氣索矣。觀檀子篇叙石祁子事。不數字。而有五沐浴佩玉文字固當如此。李然。賢哉乎任安也。其猶有古俠士馮譙虞卿之風。為當大將軍盛時士爭自潔飾。求眩其趨之也。若飄風之集羽。其用之也。若烈炎之炙手而安。與田仁方以貧事家。監得養惡蓄馬。非有國士。之遇也。迨趙禹過擇。即將得安。大將軍猶不宥。此於安何德。灰冷烏散。而安如故。大將軍始知。有不安晚矣。語曰。歲寒知松栢之。後凋難能哉。驃騎不以望過安。驃騎亦難也。元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及
伊

史記鈔卷之七十七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
作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摹寫平津侯暗以曲學阿世四字為精神故其
巧為持正而外不拂眾望內不忤以節儉砥行
以分俸養士其所交游則陽善汲黯而陰排仲
舒至於主父儼則訟言嫉之此皆深中絕倫處
數年間立致三公求漢上書乞骸骨又成完名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
薛獄吏有臯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
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

敘錯綜極得其
髓應德

弘過時故至相
位傳中極明此
義允寧

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
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病免歸。
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
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
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
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
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
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
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

此政體括一傳大旨

此二句亦弘所獨見處

平生受用處
平津一生行概

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
歿。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
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
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
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
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嘗說所言。
皆聽。以此日益親賢。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
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
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

列傳

卷七十七 平津王父

二

據此兩言便是
巧計應德

與前布被作兩
處叙應德

實自美也而言
似避韓大夫教
武安不當與魏
其爭即此智
丙仲

詳語意實非常
而是晏因以晏
自况謂謙讓者
似也 應德
過遜以激上怒
信齊人之多詐
也用均

數言乃平津侯
小像而近時執
政亦有似之者

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
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善自媚于上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
張歐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
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敞中國以奉無
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
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迺謝曰山東鄙人
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
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
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

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
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
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
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
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
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
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弘為人意思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郤者雖詳與
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

列傳

卷七十七 平津王父

三

脫粟纔脫穀而已言不精鑿也

開東閣事却不載文潔

又討一結果
天啓

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叛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歿。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

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

弘亦非專從諛者其毀西南夷沮卜式黜齊成皆有大臣之言但重祿待位畏忤上旨故不能不倍約阿世耳

叙事無可觀而三書可誦與鄧陽傳相似

借乎八事不及侍而伐匈奴一事千載以來絕議矣

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惟霜露之病。何恙不已。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

盜遠一段案

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亾。天

只述二舊事後
各說其意亦是
文之一體 文潔

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

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陲。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

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益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

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暗指危朝廷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

太史公傳亦不
必人人著倫類
未嚴安徐樂一
書足矣蔡澤傳
亦然 文恪
自陳涉六句成
一氣壯哉 允寧

上用二無字二
非字呼于何也
之前此却用非
字呼于何也之
後文勢縱橫錯
綜有法 文潔

再批剔一過更
覺後爽有味
文潔

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樂
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
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
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
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
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
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
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
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

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
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
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
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
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
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
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
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天
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

後上最有發明

以上似識治體之大而以下浸蕩之游樂以自媚于上

先慎其拂肯故曰何必湯武成康其後即轉甚有力用均

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蕪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

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

此言窮兵之禍
極為詳細於治
道有闕其言華
采中有質實

李鼎

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竝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蟲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虞示不復用。元元黎民。

逢明天子二句
此言過矣。嚮使
以下則是 李鼎

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賈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

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賈爲天子，富有

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僂，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

橋作矯前正
曲使直也

是時主父偃採
晁錯之削諸侯
王之說尚未行
而嚴安所指論
亦未深中情事

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亾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王父偃為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一歲

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

策出賈誼而措
置更妙 文緊

此即劉敬故智

一、應博首兩
次所未過時情
事

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弃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卽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

北河。終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我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

孔車沒人也
沛有沒縣
篇終餘音嫻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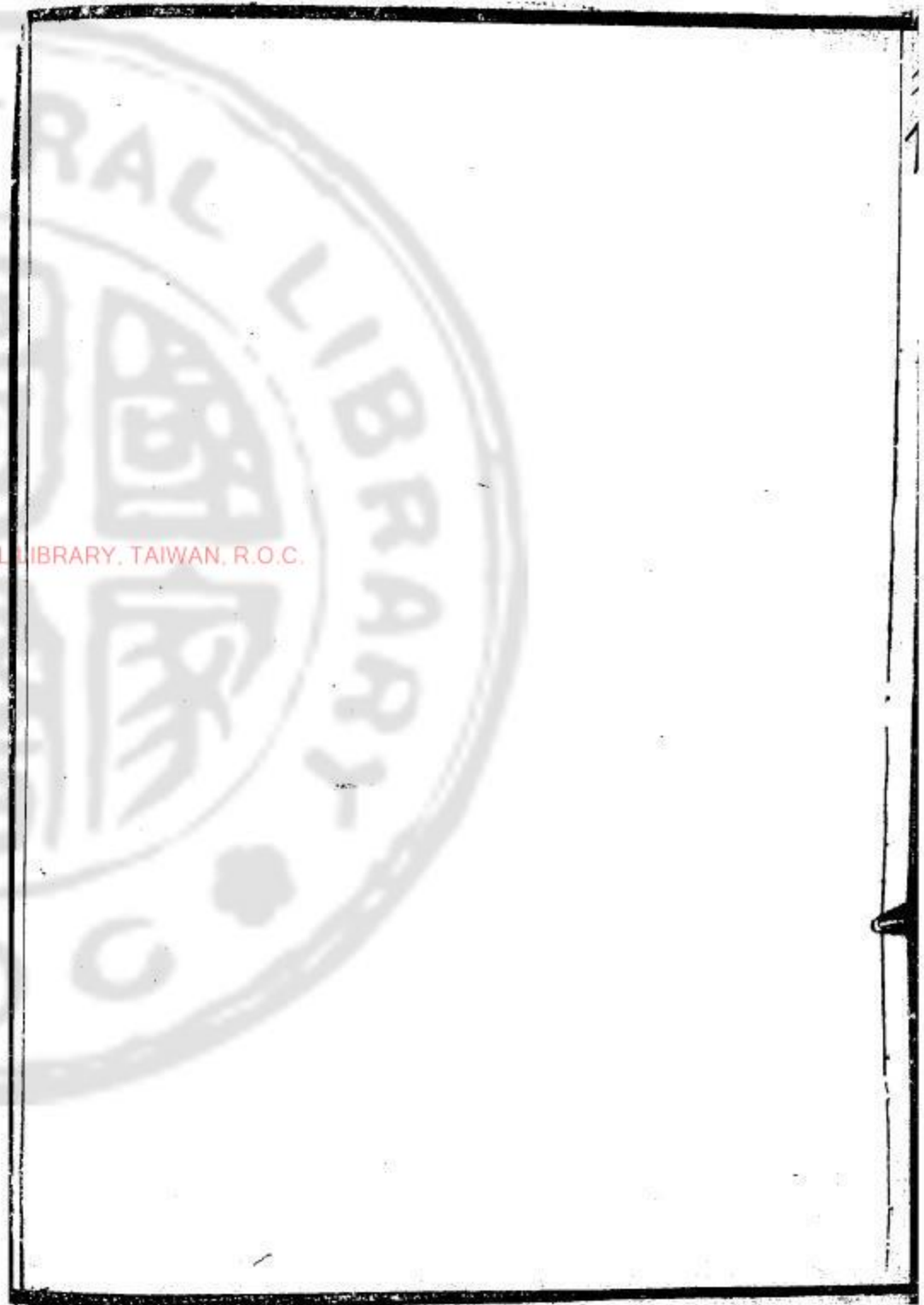
此太史公有感
之言也

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王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王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王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王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王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王父偃。王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歿。無一人收者。唯獨沒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王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以下俱諸先生及班固所續刪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越即今廣東西二省楊越揚州之南越也
與吳王濞傳略相似只見發揮其倔強觀望而終歸於叛意中間筆勢頓挫洞悉情事所乏者奇峭耳 文潔

史記鈔卷之七十八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噴職作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

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歿。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卽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

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爲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卽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廼乘

得禦夷體
此孝文得黃老
之旨處 典謹

與上文帝即位
置守邑諸事相
反豈陽絕誤聞
耶

辭傲 文潔

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為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長

事詳陸賈傳中故畧

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入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

列傳

卷七十八

南越

三

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
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
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
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
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
越。歿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
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
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
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

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
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
謚爲文王。嬰齊代立。卽藏其先武帝璽。嬰齊其入
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穆氏女。生子興。及卽位。上
書請立穆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
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
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
謚爲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
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

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畱填撫之。王

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

時光景宛然
文潔

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鏃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

當斷不斷

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

越妻乃越女非漢女也而徐注若以越為人名何也月偷

次伐南越之兵甚中經緯

時歌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伍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
咸會番禺此一句不可少文恪

列傳

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轉字于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繆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

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王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

列傳

卷七十八 南越

七

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犁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賢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爲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爲臨蔡侯。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

定。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論。甌駱屬漢。皆得爲侯。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爲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爲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亾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爲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亾國。徵自繆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

獨此小論與他篇不同似後人銘體

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叙武帝討南越。華力萬鈞。而越內后王亂。臣之
宴態討越。樓船伏波之將。畧委曲轉折。纖悉殆
盡。
季默



閩越即今閩地東越即今永嘉也

史記鈔卷之七十九

吳之叛逆。甌人斬淠。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

治。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爲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弁弗屬於

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弃之。且秦舉咸陽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

此及後大行語
俱有致

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卽亾入海。皆曰。善卽音定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

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郎中將立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竝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

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驩，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

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絡、古、斬徇北將軍爲禦兒侯。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爲東成侯，萬戶。封建成侯敖爲開陵

此一既斷而漢續此倒叙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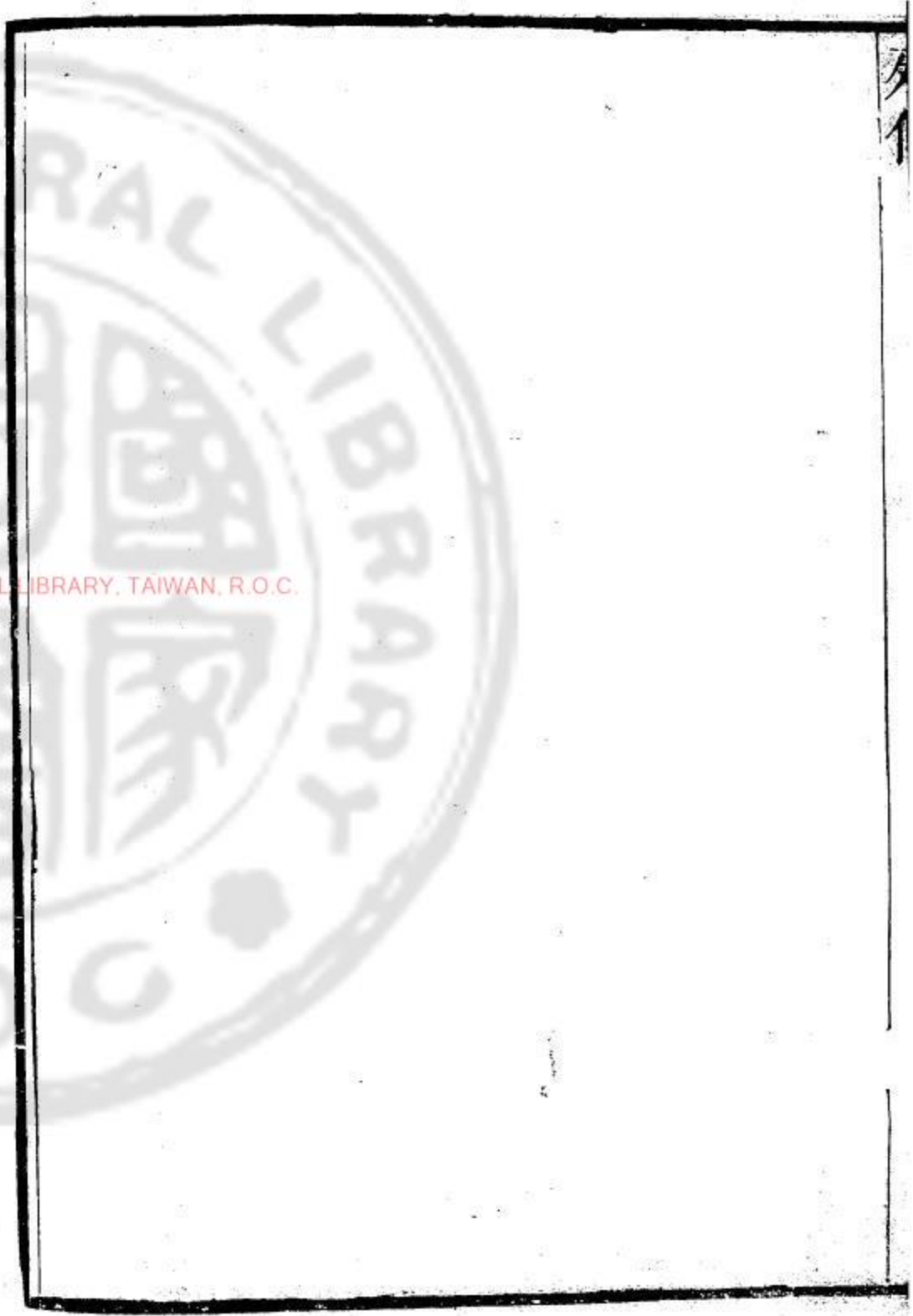
按漢詔徙東越及閩越之民于江淮是以所以東南及福建盡空地也

侯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案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為繚嫫侯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兵至弃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眾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卷之八十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亾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

僞藩反

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沮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亾命。聚黨千餘人。魑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亾命者。王之。都王險會。

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亾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闕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卽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拜何爲遼

叙兩將不和處
殊有委

按謂未能破之
而前進也故後
云破沮水上軍
乃前西仲

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

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

叙兩將軍私心
奕曲盡以棟

自古兩將異指
鮮不敗也者

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割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

與唐李晟及懷
光汴橋之七畧
相似

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卽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

陰啖路人皆亾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晁。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爲四郡。封參爲漑清侯。陰爲菽苴侯。啖爲平州侯。長爲幾侯。晁以父死頗有功。爲溫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亾多。當誅。贖爲庶人。

言其所將卒
狹少
樓船前力攻
番禺反擊降者
入伏波營故此
欲獨降之為已
功也 丙仲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
首。樓船將狹。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
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戾矣。

頭緒頗多柳州
游黃溪記本此
史案

史記鈔卷之八十一

唐蒙使畧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真西山所摘錄篇首絕佳以下並
序次適西南諸夷本末亦可觀覽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
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
皆雕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牂
榆名為雋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
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



此以上不百四
十字而西南諸
夷其方隅風俗
大小具見叙事
明整簡盡可法
季默

莊蹻之王楚與
尉佗之王南越
畧相似
叙事精到 文恪
謂棧道廣五
尺

枸一作蒟音
寔用其葉作
醬酢美

唐求亦奇士

最大。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
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
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德叙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
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
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
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
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頰略通五尺道。
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

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笮馬。犍僮
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
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指
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
犍牯。犍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
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
郎者。臨犍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
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
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各為

相如再闢邛笮

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

三關夜郎猶未
統
令犍為自保
守而漸脩成
其郡縣也

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饜。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

張騫之求身毒
不得要領

為昆明所閉
道

以下文常隔滇
道者也觀之恐
非且蘭也允寧

八校尉擊南越
後始得併之西
南諸夷

從來曰。從東南音柏焉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
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
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
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
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常羌
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
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
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王。不知漢廣大。
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

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
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
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
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
蘭。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牂
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
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
邛君。并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
為越雋郡。笮都為沈犁郡。冉駹為汶山郡。廣漢西

于番馬見拘醬
于大夏見邛竹

杖而文法錯綜
如此九寧

猶謂被分割
也西夷後被
分割則居西
南二方割亦
分義

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
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
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浸靡莫數侵
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
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
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
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
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

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
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
南夷之端。見拘醬番馬。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掬剽。
分二方。卒為七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及作

史記鈔卷八十二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太史公序次相如特愛其文賦而已予覽之多為硯礪奇崛熱騷之再變矣特檄蜀父老與諫獵書絕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

愛而字之也
文翁造相如
受七徑
傳首亦可觀其
後書賦多別見
不必錄 亮之

相如志獨在詞賦梁者詞賦之藪因病免有志於文格

叙履情澁悉而古雅濃厚最是高手千古傳奇之祖 文索

本是一段小說子長以奇著之如聞如見乃并與其精神意氣隱微曲折盡就益至徑爽而尤可觀會孟按謂相如傳自作者必不肯著文君事誠悉丙仲

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載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今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

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間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

此時臨邛令獨
不能為相如關
說王孫即
鑪酒肆也

他人不下手處
太史公偏下手

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
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
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
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
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禪。與
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耻之。為杜門
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
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
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

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
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
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
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
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
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
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
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
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

此太史公穩子
虛賦之大旨為
訓註之法。用脩

此子長史筆斷
案而非長卿自
作傳明矣 九寧

而青兩釋極得
論檄體

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賦奏天子以爲賦不載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犍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

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誑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犍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

兩相引責

當時巴蜀民未嘗知兵故以邊郡之習戰者風示之周均

雖云兩責寔偏重在責民一邊
文潔

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亾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

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亾逃抵誅。身歿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亾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

作賦侈靡而作
檄明切渾厚此
其為相如之文
也 丙仲

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
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
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
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
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
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
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
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
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

相如始以汚行
不齒于蜀人既
而以賦得幸于
天子未能有所
建明立孫毫之
善以自贖而創
開西南夷達君
之愚以患若其
父母之邦乃復
矜其車服節旋
之美使邦君負
弩先驅豈詩人
致恭桑梓萬石
君下里門之義
乎卓王孫暴富
虜也故眩而喜
耳蜀多君子何
喜之有 子瞻

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
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
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
若將與神等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
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
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
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
水南至牂牁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
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

按業者本也
本由相如立
此事故不敢
更諫

此篇多飾詞

亦是賦體揚子
雲長揚賦全摹
此文擊

羈縻勿絕取漢
秋之正法川倫

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駟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

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犍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諄不可得

句。着意撰出
不事幽奇而自
越常調高雅濃
至久而更新
文潔

聞已請爲大夫麤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
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
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
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汜濫衍溢。民
人登降移徙。踣陬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
決江疏河。漉沈瞻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
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
腴。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
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蹠。拘文牽俗。循誦

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
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並包。而勤思乎參天貳
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濶衍溢。懷生
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
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
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
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外之則邪行橫
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

相如之文中間
有賦體用均

以沫若水為
關

提作提安也

造語妙可謂神
矣漫何處未
文繁

此段括一篇之
意而摠括之
用脩

風意未切而且
開封禪之端
克之

咸同于五帝
登三王之上

敞固失容也
靡徒失正也

為奴。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蓋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荊。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

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鶴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因靡徒。因遷延而

辭避其後有人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閉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

精妙無刺語
文繁

謂所不慮而
猛獸駭也

銜馬勒銜也
鈎逆上者為
蹶

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楸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

起得磊落悲感
之格

大人喻天子

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
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
世行失也。相如賦不載拜為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
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
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
為列僊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
意也。乃遂就大人賦。相如賦不載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
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
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

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歿。家
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
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歿時。為一卷書。曰。有使
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
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
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逃
聽者風聲。紛綸歲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
續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
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

瑰琦而古質
瑰琦尚可及古質
絕不可及
文潔
字句意格俱鍊
有聲有色有氣
有骨有味有態
文潔

三五帝也三
三王也

千載而聲教始
絕故云善終
用均

漢擇也一云
瑞禾

也 船角也 德本

也 介山大丘山

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邳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緼祿。而崇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

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蓬涌原泉。沕滴漫衍。旁魄四塞。雲專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迥濶泳沫。首惡堙沒。闇昧昭晷。昆蟲凱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貉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收龜于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

言周末可封
神為進漢可
封禪而不封
禪為讓也

此段假以大司
馬之言用修
舒而實功嚴
整而實功嚴

泰山而下言
謙讓不封禪
于道為美之
意

或謂而下言天
示以符瑞不可
以辭承天意以
行事豈謂進越
申言不封禪之
與也 用脩

與蜀不變版巴
不化倍同意
天崇

不為苟且踰
禮也

聖主而下勸之
也雜薦紳先生
而下明之也
用修

六經增一為
七也據布也
一作臚

此書之作唯欲
人主崇虛聲以
誇示後世相如
矣矣何以此為
以棘
設為天子俞可
之詞

慝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
仁育羣生。義征不憚。諸夏樂貢。白蠻執贄。德侔往
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
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
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摯三
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羣臣慝焉。或謂且天為質闇。
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
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說者尚何稱于
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

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
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
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不業。不可
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畧術。使
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
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據之無
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
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
悉奏其義。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

刊專

卷八十二

司馬相如

十三

頌公為六章首
言甘露時雨佳
谷之瑞次言德
澤流而物懷思
以興泰山之望
幸三四五言騶
虞麟龍之瑞臻
所以覺悟于天
以著受命之符
六章以上符瑞
上帝依類托寓
而論天子使封
禪也末數語所
以言天符不可
遠而王道不可
缺也會孟

侯何也邁行
也言君何不
行封禪也
般：文彩貌
謂騶虞也

宛：屈伸也

密山也言依
事類托寄以
喻封禪者
亦是曲終奏雅
文潔
封禪書末數言
亦風諫以相如
之靡如此知古
人不徒作也
用均

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
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
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
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
汎專。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
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
黑章。其儀可嘉。取取睦睦。君子之能。蓋聞其聲。今
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
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

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
而升。采色炫燿。煇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黎蒸。於
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諳諳。依類記
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
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
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
厥遺。此之謂也。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
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父。禪肅然。
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

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相如集中傳乃校傳者取子長所作傳附之也。史通以為相如自作非矣。即自作獨不為文君。事一少諱耶。用均。長卿以賦為文。故難蜀封禪。綿麗而少骨。賈傳以文為賦。故弔屈。鵬鳥率直而少致。元美。

後人混入替語
不載



此傳摠見淮南
騷志文帝仁息
光寧
篇中曰心怨曰
時怨曰時嘆曰
心以為曰自度
曰自傷曰念曰
恐曰以為描寫
歷、如見 文繁

史記鈔卷之八十三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
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
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
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
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
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
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

謂父祖代居
真定也

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伏後案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

厲王難以母仇殺人而指教其罪皆當辟陽本有死罪故赦勿治也用均

厲王生不知母長而不忌仇恨身危犯法以權且憤使無驕恣自禍此志豈不與天誅相磨可稱諷誦哉文帝傷其志是已會孟

朝甚橫從上入苑圍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

模寫驕恣之漸

此事似曖昧

淮南王謀反事不詳見叙事中但于劾奏內詳之應德

以下次淮南王罪狀條貫嚴密

官為大夫名但者也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者也開章名此後言必稱長以逆王廢王稱也 九守

謾誑也

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

伏法者

詳

漢入反狀

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

殺人爵人皆以
數紀正見淮南
驕恣之寔

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弃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春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

春即淮南公
相春也

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弃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

謂他事可其制也

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遣其子母從居。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

橫車有檻封也

乃公王自謂也

驕蹇阮曰益驕

恣至其自言亦

曰吾以驕故一

篇血脈不脫一

驕字以棟

此一言蓋之罪重矣

此蓋好立威名

處幸文帝不用

其言耳

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亾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弃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塚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

請帝驕其弟則
可謂帝不容其
弟則不可叔禾

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歿。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

補東城侯一句
是周匝處

扶顛持危相之
道也。相而請將
扶持之道也。是
故淮南以完
國賢

淮南相名不遠
虛寔則為漢可
謂善用權者也
文超

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叁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

小後奈

文景待淮南王
及三子並恩勝
法已而安後反

淮南王以下二
十七字皆其大
者漢書雖則其
才氣風流然入
怨望皆不無得
會孟

蚡為肺附大臣
而言謀如此其
不亦族者真寧
也 用均

淮南不軌之謀
實田蚡有以啓
之小人之能禍
人國如此 照市

淮南衡山終是
疑獄禍俱骨肉
不和起 文景
女陵為詞何哉

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
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
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
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
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
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
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

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拊循
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
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
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
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
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方略
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
淮南王有女陵音傾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
中詞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

列傳

卷八十三 淮南王

七

王太后先適
金氏女也

謀畫委曲難知
太史公模寫得
盡

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
遷取王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為妃王謀為反具
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
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
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
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
田宅妄致繫人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
莫及聞郎中雷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
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

一淮南一漢串
種無痕絕妙
文潔

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
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亾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
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
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
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
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
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
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
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

中尉嚴宏可謂
入危疑而不說
者
插寫棟梁其精
文潔

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
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卽訊驗王。王聞漢使來。
卽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
斥靄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
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闕奮擊匈奴者。靄被等廢格
明詔。當弃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
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
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
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

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卽賀王。王以故不發。其
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
之後。其爲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爲妄妖言。
言上無男。漢不治。卽喜。卽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
爲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部
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卽晏。駕廷臣必
徵膠東王。不卽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
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
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

漢書取為被傳
最失 文格

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亾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

存亾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弃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

五六七章法整
然而語却未精
峭 文潔

始曰十家而五
次曰十家而六
又次曰十家而
七虛政日益熾
民心日益離
亂當時景莽若
自擊賊季賊

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

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帝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亾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

禮飲酒必祭
亦有先也故
稱祭酒

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

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

不以爲子兄
秩數
不省錄著兄
弟教中
此一着如何不
早慶

列傳

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

以下問答頗有
雄奇氣稍類國
策文潔

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棘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

敬盡不盡

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爲難，乃復問

漢將一日向說
得莫特明矣
允寧

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爲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歿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訛慮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歿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緩先要成臯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環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

有禍無福之言
似有決斷者何
其見之不終耶

兵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錢鑿棘矜也。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

語有鋒亦有色
態服却只是過
秦餘論 文索

賦發間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第政苛刑峻。天下敖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感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爲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

惜乎持正不終

後世反者多用此術 悲德

耐罪能任其罪也

前多美詞末乃為畫逆計何其智思相背我允寧

如以中蒙覆其頭而發之言甚易也

卒衣也

其謀比之田祿伯桓將軍不逮遠矣此懲機豆之計也能無為人擒乎 應德

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諸侯太子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

淮南名士曰武

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

淮南君臣之謀
本若此是可一
嘆

初未定漢而不
畏三歌黃西未

決一未幾終之
款休叙述有次
第可玩精神倫
眼目具 文繁

不殊不死也

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疆弩臨江而守。以禁南
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疆江淮間。猶
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忝越耳。
於是廷尉接前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
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
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
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
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
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

歿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
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
偷欲休。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伍被自詣吏。
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
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
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
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
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
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

肆習也

按淮南王逆節萌于田蚡無將誅意蚡可謂將者也文格

安逆跡未密以重于將且欲良中其情然重聲巧矣此春秋家之利文宗

比吏而非真非吏故曰他本只是非吏又用他字甚奇文格

衡山王父子兄弟相逆亂罪狀不忍讀特其文字模畫甚詳可取

列傳

列侯會肆丞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

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江郡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

列傳

卷八十三

衡山王

十八

次王諸后妃男
女或名或不名
後有覆案

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王后乘舒歿。立徐來爲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

家屋裡事叙得
委曲備至 文繁

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弟無采嫁。弃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卽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

假母傳母屬

連下款款字描
摩王后隱情曲
盡以神

婦人之惡如是

太子連謗不能
自盡乃以若所
為高止謗之計
陋亦甚矣 欽

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
季。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季。王后有侍者
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季亂。以汙之。欲并
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
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
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
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季。乃
謂王曰。季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
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

輶車戰車也

望如是三字提
微此一段甚有
洞領并其心事
且暴白矣 欽

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季日益親幸。王
奇季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
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
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季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
輶車。鏃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
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
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
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
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

第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卽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卽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輶車鏃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羸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羸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羸上書恐言國陰事卽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爲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嘗匿喜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

曲馬情事

此傳起處先以
王后諸妃及男
女德叙于前未
以復以王后諸
妃及男女等情
之可謂首尾相
應 孝默

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擬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卽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卽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太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卽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弃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柔舒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皆弃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爲衡山郡

通前結束一案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亾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僞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史記鈔附卷之八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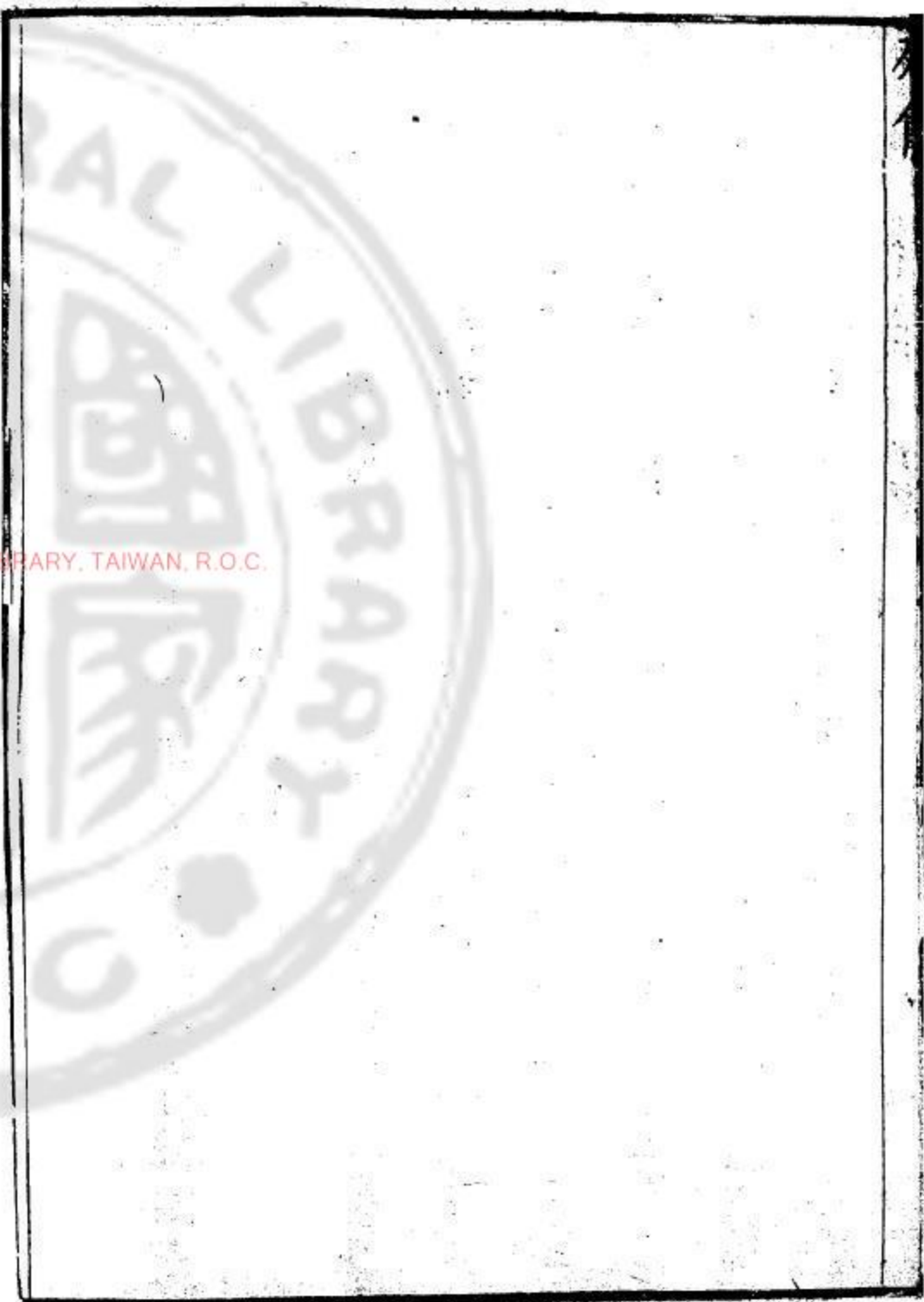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歿。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歿。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替語叶韻而句
法奇用脩
孫叔敖使民自
高其車得誘民
之術也公儀休
不受魚謹律身
之常也石奢以
父殺人李離以
過聽殺人皆自
殺皆難能之事
也東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溉一作慨

通篇以恍直摹
寫汲黯為精神
而不學無術亦
稍見

為中發揮黯為
人處旁引曲證
無不極意筆勢
縱橫畫出一強
項有色有態有
味有韻

史記鈔卷之八十四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
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溉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

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

馬○唐○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

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

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

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

級黜卧治東海
克之

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黜耻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黜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黜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黜為人性倨。少禮。

迷性行如此者
款為後穀事張
本耳

言其所善以見
黜好直 用均

汲黯以純剛至
正之氣卓出漢
廷之右自天子
以下皆嚴憚之
言雖不用漢鼎
之增重亦多矣
子曰振也德焉
得剛黜庶幾無
慙者與 東貴

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栢、袁盎之為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弃。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黜見蚡。未嘗拜。長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黜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黜懼。上退謂左右

時專

卷八十四

汲黯

二

助能發黜之為人亦知人矣

用均

將言望見黜避

惟中故先送衛

青弘常日見時

說未如此則前

所謂尊重後所

謂封侯皆有不

送道矣用脩

以下即：矯正
持事

慨嘆有味文潔

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責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

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

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旣益尊。

揖田蚡揖大將軍作兩處叙應德

句甚高簡 克之 大將軍所以不可及 用修

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旣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

史皆與黠同列。或尊用過之。黠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黠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黠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貫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大怒。欲斬長安令。黠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黠。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

未央殿中有高門殿

餘人。黠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闡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

通符傳出入為關

上默然者屢矣
黠亦危矣 丙仲

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闈，捕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

帝正不欲黯在
內乃自請執
丸寧

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旣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弃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欲，因而毀之；主意所不欲，因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

奸邪誤國每
若是

史公於凡不立傳者類于各傳附後叙或因事或因地隨意波及不必大有深意

因黠及安因安又及段宏展轉似不甚切及言衛人然後一時出處有可嘆又與傳首有寵于古之衛君句相發云 會益

鄭莊與長孺性行不同獨其好黃老慶同鄭君者豈其節義之士耶惜乎太史公不能自勒為一傳

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為項籍將。籍歿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歿。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禹於危聲。聞梁楚之

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晉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每

好揚士類亦其生平得力處

回恐字若相應亦在有意無意之間文舉

字鄭莊綠時人語如此想一時翕然之譽直達九重然有味文舉

不齋報見所與者衆也

任人謂保任見舉者此人取備直也

安與豎為姑姊兄弟獨不為鄭

莊地何耶

兩人行旨不同而猶意氣相合其廢也賓客並落故太史合為一傳以模寫之

豈其好客之餘澤耶

太史公感慨之言其深情從朋友不救中未文格

兩人為一傳以此而小論具是之矣

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推士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齋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儆人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

與汲黯反

與汲黯反所短

之守長史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

死傳
悲夫。



史記鈔卷之八十五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
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五。叙。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
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
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
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
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

謂學者課功
著之于令即
今之學令也
史公諸文俱雄
肆乃此篇獨醇
雅其巖然儒者
之風春蚕作繭
見物即成不虛
批 文宗
述六藝獨遺易
何也 文宗

文學興廢世代
沿革此文備之
看他叙數千百
年事略無添漏
允寧

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

例擊轉

孔子八世孫
名穀字甲也

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歿。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亾。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手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

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

太史公平準書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絕臣下取僕相。自序云。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屢書不一書。皆反辭。見意。漢歎夫儒效不白。于天下。而文奸飾詐。爲經術之羞。用修。

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

自此以下皆弘
奏請之辭

文太平淡未為
不厭也漢書疏
多此類固是彼
時善奏常語
文繁

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

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

計偕謂與計
吏俱詣太常
也

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太史公傳儒林
不採道德之士
及其說經者之
旨。獨疏六藝門
戶。此其不知學
之故也。古人云
漢儒傳經而經
亡。而于此亦可
概見矣。
列子云。胥靡登
高。不惧胥靡也。
靡末也。胥靡末
隸。微賤之人。厲
刑無礙。用修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旣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卽位。臧廼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

經井介五家一人各分流派中間或詳或畧叙得甚錯綜有致
文書

列傳

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後皆自殺。

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

列傳

卷八十五 儒林

六

黃生之言終非
文恪

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

直是罵語言安
得囚徒書乎指
固為囚徒也
文潔

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

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

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召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旣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

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秦讞椽。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兒寬爲椽。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歿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

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益尚書。滋多於是矣。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

以容爲禮禮之
也。太史公獨
擊而著之。

容亦音容也

滿意相生。單次皆常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卽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春秋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卽位。爲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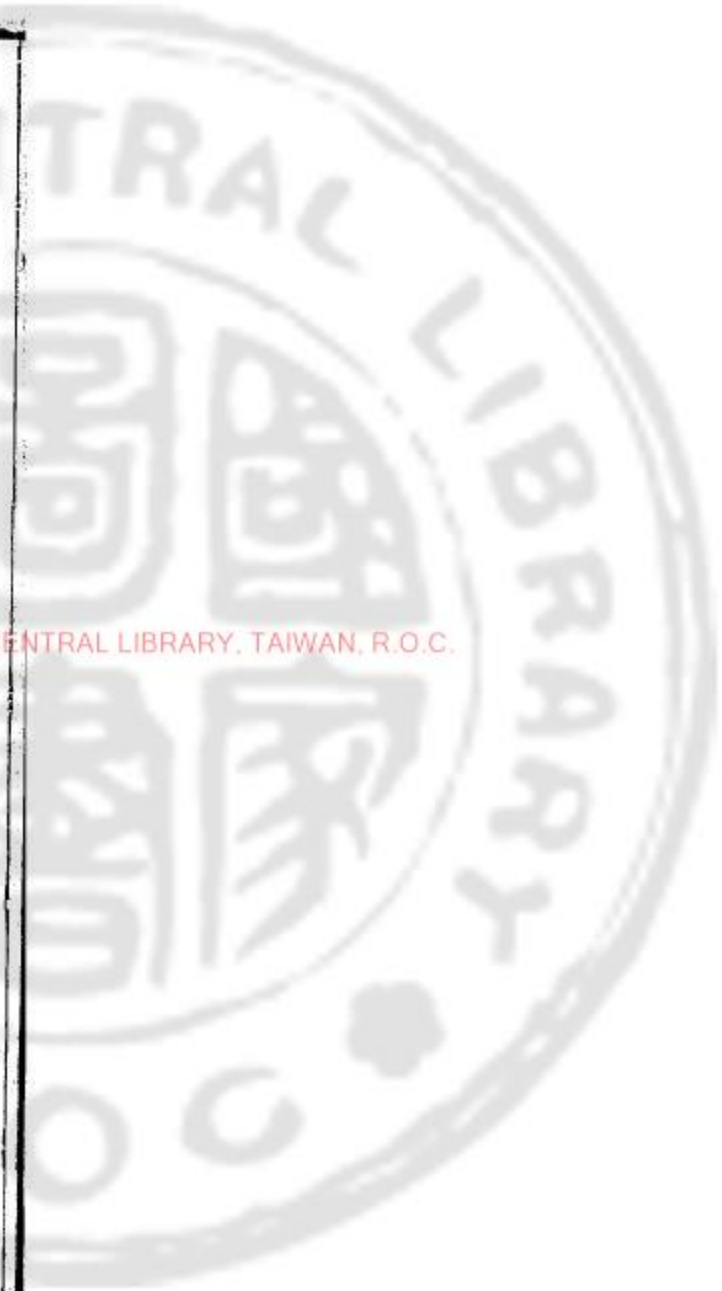
董仲舒胡毋生
瑕丘江生三傳
皆引入公孫弘
何也弘之治春
秋不如三子三
子皆不顯而弘
位至公卿史氏
亦微致不平之
意云爾

中挿入胡毋江
生未復歸仲舒
又一法 文潔

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史記鈔卷之八十六
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
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酷吏傳凡十餘人。去史公特以次武帝一時任
用及其盜賊滋多之弊。故諸酷吏本傳或畧而
他傳及詳或兩三人錯附。勒一傳而海內橫被
刑戮之叅如指掌矣。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
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
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

法嚴則姦生寡
生則法愈嚴大
之嘆息幾越痛
快文案

歐方謂除其
嚴約三章耳

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遺。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矣。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

正說

前引孔老還以孔老應

十人行多相類
而叙各不同筆
力極其變化
應德

十人只是一篇
文字用濟
畫出一極強人
應德

篇中唯都旁及
其諫居邊兩事
餘但叙酷跡
文案

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竈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臣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小結由此重郅都。濟南矚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

都酷吏也而有
言若此君子不
當以人廢言
西仲

郵都又酷史中
之賢者觀其處
情自奴可知矣

都能護景帝而
受賜不私臨江
而加誅皆太后
為之也愛而賞
焉似矣惡而罰
焉何哉 考

列傳

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閻氏。皆惡。餘皆股栗。居歲
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
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
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
終不顧妻子矣。郵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
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
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
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
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

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
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
都為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
素聞郵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郵都死。不近雁門。
匈奴至。為偶人象郵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
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
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
遂斬郵都。郵都
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
此却又提在前。

列傳

卷八十六 酷吏

終成之為人

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

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竇成得以髡鉗脫

有外戚。姬厲比于宗室。故曰宗室。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

列傳

卷八十六

酷吏

四

無害猶言莫能破也

諸酷吏之遷秩皆曰上以為能詞婉而意深矣李鼎

見文法輒取句最見老吏手段丙仲

乾沒作隨勢浮沉也

橫寫趙禹張湯兩人共事而兩人各自結屬處極正
是張湯巧於媚上處
亭平也使之平疑事也

以下章法皆整

賢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椽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母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

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

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

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

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

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

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

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

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非常

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

列傳 卷八十六 酷吏 六

湯此術自謂微
巧不謂史公乃
能寫文繁

湯自為刻深而
濕上以寬釋正
是他難文處
西仲

獨載上所欲釋
亦爭二人卒左
他事可知

史某為之續上結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
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
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
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
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
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
暑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
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
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

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
出入禁闈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
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
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
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
縣官空虛於是丞作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
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
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
子忘食丞相取克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

按史公連曰青
湯曰指湯曰怨
曰害湯又曰怨
之曰患之曰款
臨之又曰有卻
曰心望極其形
容皆為下文天
子果以湯懷詐
使使責湯張本
李默

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竝侵漁。於是
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
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譽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
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
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
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
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
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
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

只一狄山寫得
情狀迫切可想
至斬山頭去痛
快未必因奴之
為也故曰羣臣
震懼華意洋溢
笑用脩
錢通言以利
究也

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
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
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
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
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
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辨窮。且下
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
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
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

原湯所以敗收
拾不遺細瑣此
怨參會一、自
條理絕似左傳
文潔
三詳字樣實湯
甚諷用均

湯為御史大夫
七年敗中云窮
竟其事未奏求
云三長史皆害
湯欲陷之此三
節者皆叙事起
伏血脉

湯為御史大夫
七年敗中云窮
竟其事未奏求
云三長史皆害
湯欲陷之此三
節者皆叙事起
伏血脉

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
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
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
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
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
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
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
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嘗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
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

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
居病歿。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
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
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
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
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
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
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
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

列傳

卷八十六

酷吏

九

以下叙三長史
甚有條理

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嘗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訕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

言湯與田信
為左道之交
至此又合三長
史臨湯計言之
與前又相照

即此所夷滅幾
向人一向湯又
何說故曰何不
知系又曰何對
薄焉 丙仲

素。賈。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劫。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滅。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

列傳

卷八十六

酷吏

十

禹責湯是公其
如自謂何

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
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
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
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
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
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
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
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
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

結果前事
據前話

非禹平也。乃後
來益急。反各禹
為平耳。用均

疾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
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
平。王温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
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於家。湯自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
為羣盜。縱有姊姁。音歐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
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
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
藉。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

寧成事不入本傳而以附入從傳以容形主也

揀此一段最奇先說寧成之威然後說縱制制威猶先說即都之威然後說成能凌都也 鹿志

寧成為酷吏而從復破成之家可為一嘆

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楮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贖餉者二百人為解脫以罪盡殺也 鷲鳥將擊必張羽毛也

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

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臯之屬皆犇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牙爪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猶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後會

又腰鎖怒湯禹
甚從因波出關
奉文索

以部較後前極
其列暴惡乃獨
留一廣字着尾
處揚之且用短
峭句振起大有
勢文索

稚殺人而埋
之或謂發冢

自溫舒而下皆
張故吏也故太
史公每曰事張
湯意深至矣

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
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
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
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
為務。闇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
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
為不復行此道乎。嗛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
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
以為廢格沮事。弃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補縣
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
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
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
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
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
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
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
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

及傳

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來會春。温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

野無犬吠之盜
此道不拾遺變
文應德
温舒殘暴所不
能盡載本傳者
復見之楊僕傳
中

以義從猶畏温
舒哉 文恪

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

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

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賢戚。

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

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

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温舒為中尉。

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

列傳

卷八十六 酷吏

傷僕傳不詳僕
本末而特詳尹
齊王温舒及未
蓋盜賊滋多之
故太史公重在
酷吏不為僕傳
也
却入在第二次
作中尉中

受投書之器
入不可出伯
阡陌格言村
落皆置長也
此段似張湯傳

言下戶之中
有奸猾之人
令靈炎以逐
之也
上疊無勢而有
勢者漫出于此
情理畢達服中
以下猾而大猾
乃為用文字之
織密眼目之虛
落如此用脩

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摯
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
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居久
之病歿而温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
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
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
投鉅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温舒為
人調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
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賚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

戶之猾以君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
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
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
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
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
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
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
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
徵豪吏温舒匿其吏率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員

温舒獨酷故其受禍亦獨慘

叙酷吏故事皆詳 應德

尹齊得病而仇家燒其尸

酷吏為虐而盜賊蜂起于是繡衣直指之使出矣

收尾舉温舒以復放赦之者却不看名酷吏四等即都一等湯禹一等成由一等從温舒一等鬼錯在却都上馮當草又出温舒下 文潔

沈藏匿也命亡逃也沈匿不發覺之法

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已去歸葬。自温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

温舒自殺

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

直指使者

刑傳

卷八十六

酷吏

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王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廐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王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

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臧宣自殺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

失亾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卒、監
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孫也
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孫也
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目、實
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
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
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
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彼
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

太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
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
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
亾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
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
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中尉
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
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
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

太史公謂張禹
死而民不思一
語至矣班固乃
稱其推賢尚後
力雪其酷吏之
名異乎太史公
之直筆矣用修

以此叙廣汚濁
詳

戒作戒謂推
繫之成獄也
蝮蠶以言苛
酷比之蝮毒
鳥賣請以朴
擊致人買免
請求也

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些累
數巨萬矣。杜周獨得
以富厚終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
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
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楊趙禹時
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
密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
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
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抑 楊方略教導禁姦止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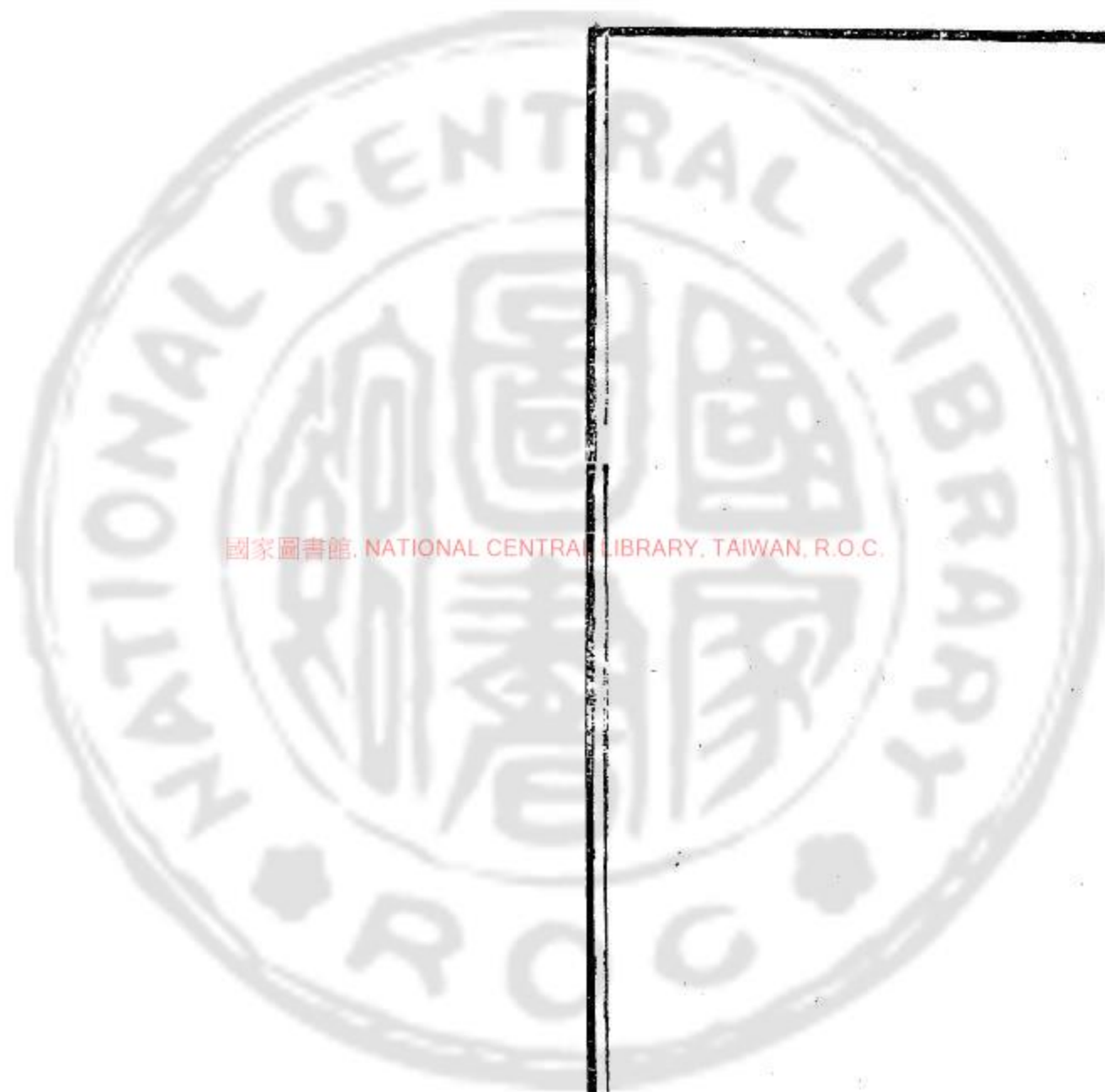
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
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檀磔人東郡彌
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河東褚廣安殺京兆無忌
馮翊殷周蝮蠶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
足數哉。

予讀酷吏傳諸所刻輓吏民蓋不戒洪水之災
與秦特一聞耳而諸酷吏十餘人惟趙禹杜周
以善終餘皆誅或甚且族而仇家為燬其尸今
之吏可不戒哉
太史公傳酷吏盡載當時所以不近人情流血
數里若奸宄無以自容者而終之以大羣小羣
輕犯法而不可禁然則國家何事酷吏哉此太
史公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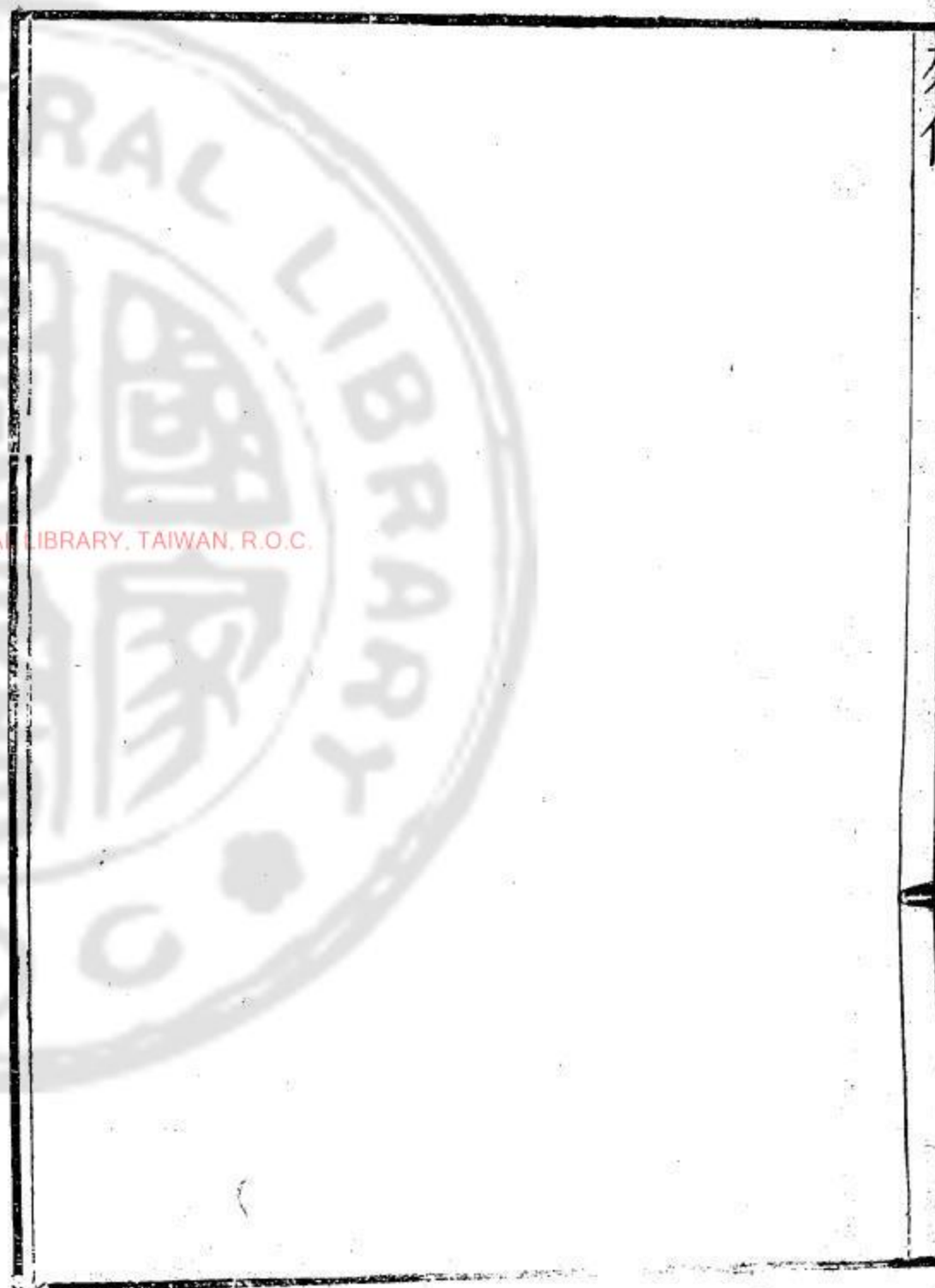
列傳

卷八十六 季默 酷吏

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鈔卷之八十七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

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大宛以西始末如畫而漢武窮兵資錄猶可攬
澤大宛事以張騫身後後凡十餘年而始舉遣
特惡騫始倡故通篇精神歸騫一人而諸國中
惟通大宛一節得善馬幾困正中國以此先後
情事諸國中以大宛為結局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

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

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

突然起頭如此
妙妙 文格

匈奴傳與大宛
體異匈奴一國
而大宛諸國諸

列傳

卷八十七

大宛



國則錯綜也
應德

君好大喜功臣
生事構障是而
域摠傳只綠代
究通諸國故以
宛名篇 克之

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
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匈奴
甘父俱出隴西經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
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
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
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
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
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
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

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導驛抵
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
其太子爲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
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
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竝南山欲從羌中歸
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
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
拜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
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

諸國皆借塞言
叙固是一體
文潔

太史次要領
騫既從大宛歸
所積畫傍諸國
而下以次分別
如掌

高山上有馬
不可得因取
五色母馬置
其下與交生
駒汗血號曰
天馬子

述諸國風物形
狀或詳或略皆
錯綜有法 文潔

國不上着
故舊也嘗臣
服于匈奴

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笮干，音田實干，音田實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

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南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刪六國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蓋乃北海者因
去中國遠不能
知大澤之名故
臆斷云用均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其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補也。行以爲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

西北少暑濕故
特著其異用均
眩相詐惑全
吞刀吐火強
爪種樹屠人
截馬之術

水西王母而未嘗見。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萬餘。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冷暖二地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

以上如恭德以下如著恭大夏為孫事皆借騫言叙之應德

此以下叙張騫通大夏西北諸國始末

德括諸國情勢以發武帝欲宣威意十餘句作一氣下甚發越可喜 文案

言重九過譯語而致桃別武帝主意應德

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賈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竝

陡然入此為打
斷匈奴右臂

出出驍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
方閉氏音非南音非方閉嵩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
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
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
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
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
夷騫以校尉音容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艸處軍得以
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
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

漢書作西邊

李將軍軍失亾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
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
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竝南山至鹽
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
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
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
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
莫生弃於野烏曠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
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

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
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歿。昆莫乃率其衆
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
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
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
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
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
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
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

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
使遺之。他旁國騫旣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
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
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
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
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
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
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
大祿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

按此叙昆莫所
以不敢專約

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罽。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

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收拾 開通也然張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

不說納聘語簡
乃先說死馬然
却有致 文繁

迷道使大小多
少遠近勢甚錯
綜若無意出之
而意無不盡
文繁

以南非道作對
紀甚奇

又通前總論當
時事情如掌

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
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
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
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
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
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
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
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
數歲而反是皆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
先提在此
蓋成以後
接上復事西南夷

入朝於是置益州越雋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
以前通大夏乃遣使相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
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
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
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
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
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
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
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

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母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母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

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奴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野侯。王恢數使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爲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烏孫接先納聘以千匹馬聘漢女。

此烏孫一節以續上文請婚血脉

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扞婁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

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轂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領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轂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

又洗發一屠

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

漢述諸國俗補前書言未備
文繁

進熟或是進見而熟于天子故得以進言註熟美之說未必然也丙仲

模寫漢伐宛處更精神
壯士車令持金驅馬入貳師城請宛王馬樂府少年行即此輩也九寧

鬚頰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亾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

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言聖言也推金馬而去。宛賚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卽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好好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

漢武窮兵供狀

古樂府中塞上曲從軍樂并少年行皆漢曲也。頃本此事作方有原委。允寧

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旣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

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又復前案。攻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

下言室者令城中渴之

罪有七科造謔也

古樂府出塞入塞二曲入詞哀苦勇怯不同皆有所本若伐宛之役道遠乏食將吏又貪多侵牟往者十萬人

匹。驢。騾。索。它。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

入關僅萬人往
馬三萬匹得入
者止千餘匹此
安得不怨耶
元寧

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
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
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
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
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
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
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
為然。其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
漢母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

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
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
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
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
來。誅晉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
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
吏皆以為然。漢兵降宛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
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
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

漢窮兵數十年
所得不過如此

宛已破又便攻
破郁成威康居
功成計遂此從
軍禁也 允寧

後論功封新時
侯此豪俠輩也

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
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以為人多道
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
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
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
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
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
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
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

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
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
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
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
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
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
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
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
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

歷叙貳師出師
再及侵牟失亡
得馬之數賞功
之次則貳師功
罪漢計得失不
待言而自見矣
丙仲

奮行奮迅自
樂入行者也
絀抑退也此
本以適行故
功勞不得與
奮行齊賞也

暗寫漢不能以
力定大宛處

貳師准立一味
蔡為功而宛漢
誅之漢又賂賜
美刺自見用功

太史公信不誣
觀此云憑觀所
謂崑崙則前云
系古圖書名河
所出曰崑崙蓋

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
侵牟之。以此物故。眾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
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
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
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
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
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
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
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

伐宛封賞

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封為宛
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
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
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
有亭。而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
以給使外國者。

結聽語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
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
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

說之也但其詞
微不易見耳
用均

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

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於大宛傳
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騫所歸為武帝
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夷者亦具焉事具備而
有條理文恪
張騫鑿空通道其事亦有奇者本欲立傳而以
騫不足立也政于此發端見之而下叙騫事此
太史公妙處用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云不慨信
以仁義許游俠
過矣文恪

此傳謀論正而
氣勢闊達文恪

激說之論而以
抑抗出之似與
非與似排非排
喜悲溢出文氣
持矯健甚文恪

史記鈔卷之八十八

救。人。於。危。振。人。不。瞻。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
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近代以來俠之一脉絕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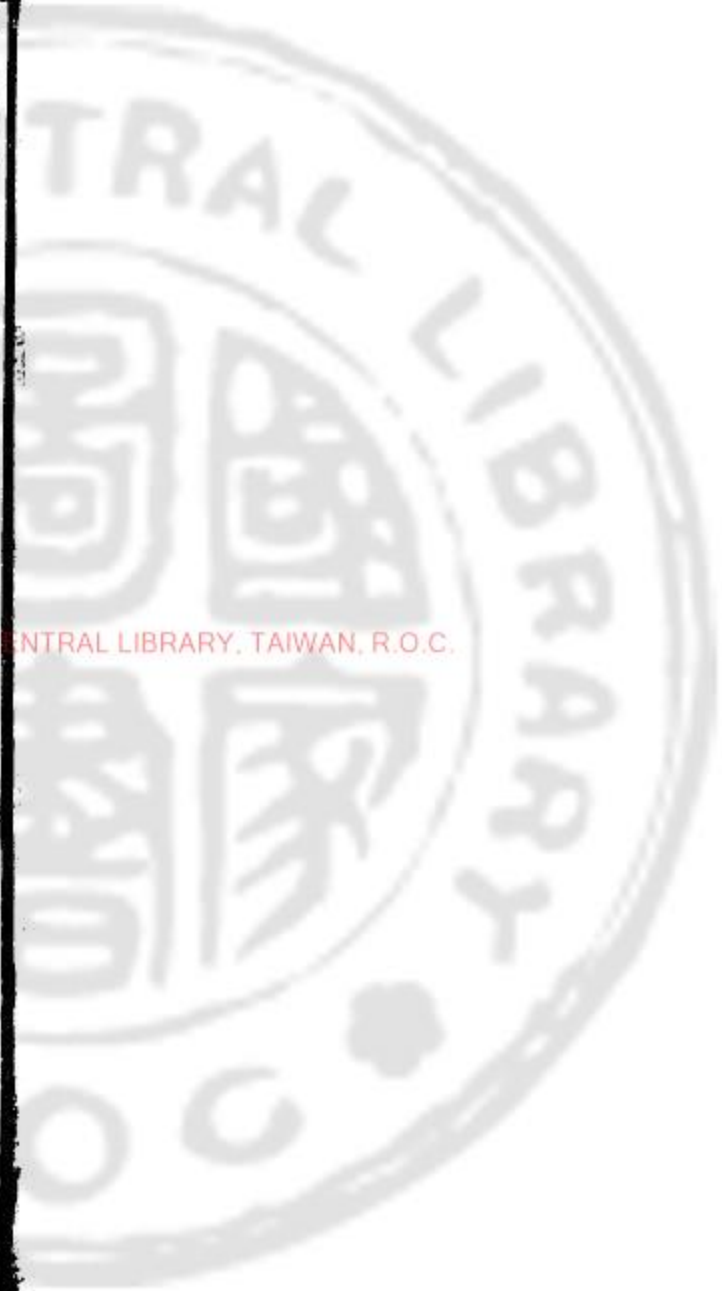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

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

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

原憲間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

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



論儒四揚二抑
而揚處寓不滿
意抑處顧乃實
與文潔

論俠一抑一揚
而抑處顧少於
揚處却止取節
或曲說 文潔

太史公下腐時
更無一人出友
力救之所以傳
游俠獨盛義結
胎在此

言已喪其利
則為有德何
必知仁義也
以言小竊則
為盜而受誅
也
即上文嚮其利
者為有德意也
丙仲

較論儒俠儒一
抑一揚俠則四
揚一抑可謂着
意抑抗然却是
深悲極憤處
文潔

列傳

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
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必
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
緩急人之所肯有也。太史公曰。管者虞舜窘於井
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
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
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
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

以下並說言

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
晉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距躄暴戾。其徒誦
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
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
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
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
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豈非人之所
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
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

收歸使叙傳俠
意 文案

論卿相俠一抑
一揚季札似不
無俠氣 文案

朱家傳止以空
言代叙事文錯
條有抑泰意象
甚湧躍 文案

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
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
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
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
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
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
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
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
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

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
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
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
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
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
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
不過軻牛。音雅小牛也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
軍之厄。及布尊賢。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

條侯喜得孟事
重見吳王傳又
袁盎傳亦有稱
孟語二人事想
俱不傳但以李
將軍條侯得名
史公因以志寫
未彷彿如此
文索

列傳

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歿。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描寫如生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歿。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歿。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瞿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

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一篇主意先提
在此應德

解傳乃獨詳蓋
史公自觀 文索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歿。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旣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

列傳

卷八十八

游俠

此上一段已子
郭解下特詳其
事耳 應德
俠客多長者之
指

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
姊子持也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
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亾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
義。人殺吾子。賊不得弃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
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
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
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
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
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

諸公與少玉所
取固別文案

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
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
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羅
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
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
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
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
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
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

此則諸公少年賢豪皆附之

賢不滿三百萬已上為不

死傳

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

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

中少年。及附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

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

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

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

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

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

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為人短

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

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

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

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

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

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

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

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

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

傳中兩言為人短小不飲酒以見其非強有力而使酒者且非徒容貌動人者也季默

此籍少公又奇出于風聞感慨之義無此不名俠傳用脩

解之得人若此

列傳

卷八十八

游俠

六

秦無罪想還是
俠力畢竟為儒
所排解下着翁
伯字見一時翁
伯名重人口如
此猶武帝稱郭
莊文索

明游俠不與眾
豪等同類以應
前語用均

貌字不必訓頂
戴即從容貌之
貌解固明文索
貌猶頂戴也今
人猶云頂好名
目即古人貌榮
名之義用脩

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
殺人。解雖弗知。此臯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
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
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
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
孺。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
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
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
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
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
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
哉。

按予長以言李將軍事被刑交游莫救故獨取
於任俠之義亦有激乎其言之也丙仲

史記鈔附卷之八十八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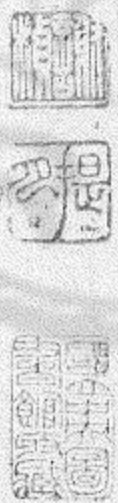
滑稽者轉注之
器若漏卮之類
以比入之言語
捷給應對不窮
也用脩
滑稽而引六藝
語文意又不相
屬恐有誤用均
中間微言詭語
亦頗有機鋒此
大概不雅馴
文潔
喜隱者自恃其
明與智也故其
入也速于游說
用修

史記鈔卷之八十九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竝



封印墨烹阿隱
估語文潔

侵國且危亾。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蜚。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

謂為田求福

甌窶猶杯樓
也言甌年收
掇易可滿簞
龍也汗邪下
地田也

次酒醉千羊以
未獨營

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

春收衣裏也
講臂捍也鞠
曲也騰謂小
怨也

數者亦甚得情
用均

言十有二參
醉也
造語甚工畧似
賦頌 文學

見樂極則飲過
過則又傷傷必
悲故以為諷也
用均

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
音卷 音講 音〇 音〇
髡希鞬鞠騷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
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
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
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
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
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
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
極意 音同
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

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
緊要
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
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
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
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
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
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
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

以木累棺外
木頭皆向內
故曰題湊
語亦有華而微
覺淺

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椁，梗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墻，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椁，銅歷為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

恐王後求汝
不得也
優孟似教即今
優人粧演狀貌
令酷類叔敖莫
以感動莊王也
丙仲

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

此歌不叶韻賦
却具風人語勢
自與散語不同
叔敖碑載此歌
用韵意亦大畧
同顧稍俚淺不
及此古質有氣
文潔

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是
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
得以霸。今歿。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
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
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歿
家室富。又恐受賂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歿而家滅。
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歿不敢爲
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歿。方今妻
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

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
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
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
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
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
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
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
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

太史公贊滑稽
語亦近滑稽韓
文公銘樊宗師
文亦學樊宗師
實祖此也

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陰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殮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

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

謂武帝罰請
諸乳母之人
也

漢書詳方朔本
末可觀

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縑帛，擔揭而去。

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卽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

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其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卽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

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亾。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竝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

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岫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

此朔以意去
名而偶中也

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

方朔終以正象
自完

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渾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歿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歿。傳曰。烏之將歿。其鳴也哀。人之將歿。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於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

漢書詳而工甚

東郭本名審乘
而東郭先生則
人稱之者

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

大將軍用金五百斤而東郭得
以拜官可謂善
通巧宦矣 尤寧

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緡，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

附此一設正以
見上之幸王夫
人而東郭之計
誠便也 丙申

淳于髡事誤入
于此

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歿，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亾。吾欲刺腹絞頸而歿，恐人之議吾王以鳥

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亾，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

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

王先生有益于
太守因益于己
身此求與俱初
心也 尤寧

當勸入循吏傳
西門豹賢令也
徒以一時權詭
而遂列之滑稽
未當用均

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乎。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

先是教年秦以君甥妻河蓋夷俗之漸久矣此政父老所苦者巫不殺則妖不止然曷不先之以教于孟子論殺有所謂生道者豹蓋近之吾獨怪其術之勝耳不然則何媿于陳子亢之止殉葬哉子亢仁術也豹術而未仁國賢

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聘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亾以故城中益空無人

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巳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

大巫嫗諸弟子
及三老等以娶
媼殺女者不可
勝計今悉棄死
亦未足快且不
能震誠惡俗故
乘其時而投之
民乃驚恐難行
譎而正者也
用均

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

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

褚先生序事每學太史公款恣肆而無法故多失之于繁瑣而此序西門豹投巫姬等事一時如見蓋舊文也用也

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史記鈔附卷之八十九

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卜筮曰日者以其占候時日也

漢興而有言高祖時已有不特一代王也 用均

龜策傳闕博精
雅惜其文不全
而為褚先生所
補耳
平直整密議論
叙事相間亦頗
有法度蓋堅諸
傳叙大率類此
文索

史記鈔附卷之八十九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

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弃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

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卽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賚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

捷謂兩手執
著手而拗之
故云捷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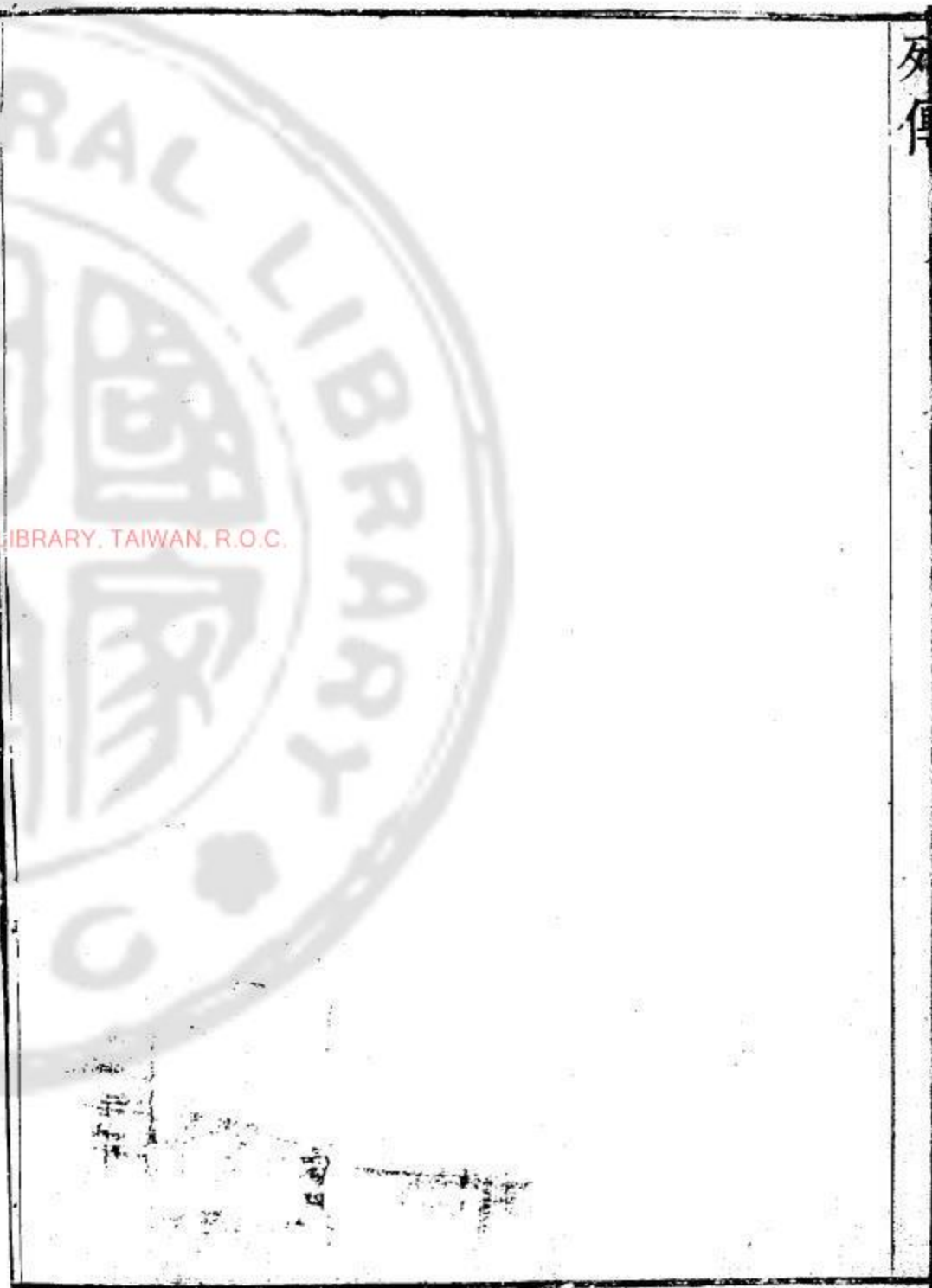
蠱時或頗中。素有毗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捷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

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著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傳



史記鈔卷之九十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太史公為貨殖甚早。不取觀覽。特文有可采。處而其紀五方州郡物產及其習尚如畫。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

此文出入變化不可捉摹。而中歲執法固森然也。應德。太史公貨殖傳不如漢書。篇中諸人只摘取其貨殖一事。不泛及他行跡。略似八書體。

連言鉛之未鍊者

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纊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

貨殖之情寫盡

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

瀉鹵。鹹地也。

列傳

卷九十

貨殖

二

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繩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

歿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有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

二十九十八
十言言斗病
農言米斗直
九十則商賈
病故云病末
未謂逐末為
商賈也

又停息貨物
則無利

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
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
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
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
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
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
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
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
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

陶朱公形已
意故時。自言
與時逐而不責
於人善治生者
能擇人而任時
皆是也。非陶朱
公語也。會孟

廢謂物貴而
賣之居著猶
居也

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
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
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
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
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
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
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
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

以貨殖誣子貢
既非以孔子名
揚因賜之貨殖
更謬克之

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鷲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

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

今西北邊關亦
時有之

言資財衆多不可訾量

太史公只因無錢贖罪遂下臺室故此多感悽之言

舉秦皇帝子長蓋以說時事也豈曰崇勢利哉師望

序海內土倍處錯徐橫佚包括宇宙指數歷其文尤妙用均

言關中地重厚民亦重難不為邪惡

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僕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土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

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竝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厄。薑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僂。僂僂。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縮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

死傳

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忤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羗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

今以上名疆直為慎中也

言其方人性若牛捷悍而不拘也

陳祿猶經營馳逐也
溫軹二縣名屬河南上黨澤潞等州也
索隱註陳祿猶經營謬當是陽姓陳姓因緣其間得所歎耳祿緣通會並
站徒躡跟為站也

患其僇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祿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俗。懷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

言如雕性之
悍捷也

多劫人二句若
無着而有餘味
與不勇不成京
師意同

趁利甚于周人
亦如談後說橫
之氣用脩
別東西南北其
中又分都會即
如禹貢分某山
其水為某州者
由其胸中包括
輿地已盡如行
旅逐豚可画為
圖故其言儘
欲斷欲續不可
分界而又無所
不載如此丙仲

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
東地踔遠音卓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
雕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
穢貉朝鮮真番之利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
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
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濶
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於持
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

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
齷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
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
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
管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有
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
惡衣服致其畜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
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
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

徐僮取慮俱地名

友傳

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及革鮑木輪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蚤夭。多竹木。豫章出

南楚即今江西湖廣

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

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垂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廣東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

皆窳弱病也

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
○重說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
 耨果隋羸哈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
○音○紫○以故皆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
古今不同情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
 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
 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
 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
 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歛節隱居巖穴之

果謂龍眼離
支之屬布葛
布

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音禱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
 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
 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
 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
 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
 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定死地如鶩其實
 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楔鳴琴榆長
 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
 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賢容也

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
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
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
精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
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
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
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
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
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

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
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
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
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
竿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
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
山巴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
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各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
鍾之田若干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

此市肆簿券一
經太史之筆便
是宛好文字
應德

謂三千石也
言粟粟三千
石乃與上物
相等

矣。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坭。醬千甌。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輶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躉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蘖麴鹽豉千答。鮐鯨千斤。鰓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

貪賈貴不宜賣
反致失時故三
之廉賈貴出如
糞土故五之

卓程而下較之
計然白圭術益
下矣是華瓶之
智哉 應德

躡鴟羊也又
云有大羊如
躡鴟也

匹夫而象

此下叙富遂段
換文 丙仲

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駟。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請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

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正論反用言寧
富而有爵母富
而為奴耳然得
與爵較固自足
豪若奴固千萬
尚何寧母之有
之累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貫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母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織。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

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

安陵及杜二縣各有一杜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

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姓名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齋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十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

載角者脂無角者膏
泗謂磨刀以水洒之
胃脯謂和五味脯美故易售

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未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益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鄧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

零零碎碎不拾
一物 應慮
上下往復辨駁
皆筆力為之又
異乎日者之口
語文字必如此
方是畫 用脩

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
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
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
非也。

貨殖傳 謀論未了 忽出叙事 叙事未了 又出議
論 作文 奇亦甚矣 文格



史記鈔卷之九十一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

余乎與絕乎相
應

按兵權印兵
書也遷汝之
後亡諸水孫
以律書補之
山川即河渠
書也鬼神即
封禪書也

文最古質更峭
健可喜大有勢
文潔

前已詳著作文
之義此又下一
冷語結之甚妙
用均

叙世系簡明不
見頭緒之多
文潔

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
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
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
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
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
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
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
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

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
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
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
篇。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
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
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
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

太史公既自以
系出司馬錯之
後而蒯瞶以後
當畧漫補入司
馬印一段以其
顯不欲遺也

規模臣莊子天
下篇未詳略
說兩遍亦是文
章一體文氣蒼
古又語俱精雅
故自不見平易
文潔

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
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
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瞶
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
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
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
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王鐵
官。當始皇之時。蒯瞶玄孫印爲武信君將。而徇朝
歌。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

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
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
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
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
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
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
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
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太史公多言六家指而獨歸道家矣

於道家獨有褒而無刺詆處

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

一本作明

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紂。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

復上

以下文

墨者儉是矣若
名家言儉似不
可曉意者有儉
檢之誤耳觀下
文有苛察繚繞
即檢束之意也
用均

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
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
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
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
送歿。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
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
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
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
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賢賤。一斷於法。則親親

太史公歎贊道
家然亦未詳其
說

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
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
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繚繞。使人不得反其
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
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
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
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
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
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可朽。時變

微用論

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歿。歿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

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印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畱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

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歿。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大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

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歿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

亦是問卷客雜
體傾以曾出之
五論祝軸轉折
抄 文舉

壺遂固是假說
董生亦是暗借
此文章妙極
文繁

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亾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

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亾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

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

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

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既云述陶唐以
來却以自黃帝
始。截甚峭有勢
文繁
武帝獲麟遷以
為述事之端上
紀黃帝下至麟
止猶春秋止於
獲麟也

皇明崇禎辛巳維夏之初陳福龍
 謝廷楨禔玄甫氏藏閱識於東
 泉半舫齋時送家季和徵家與
 歸舟樵李畫舫所購

以精錄
 貳金

